



藝
海
珠
塵

14
1627
52



門 44
號 1627
卷 52



藝海珠塵



左氏蒙求註

吳化龍 龍字伯秀 慶元

許乃濟 王慶麟 同註 奉化州人 自宋入

元 嘉慶 丁卯 舉 蘇華亭人 嘉慶 丁卯 舉

吳伯秀 為鄉校諸生 時予與之寒同枕 飢同竈 比試于

有司 亦同業也 然予性遲 每得有司 命題 輒勉強營度

左氏蒙求註

早稻田 大藏 圖書印
第 251730 冊
藏 本

至移晷刻不能辦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成五六矣又嘗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人得所欲越幾日榜發伯秀巍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者班班選中余甚慚而慕之以爲爲儒不當如是耶別十年予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舉收禮官之科各相慰勞滿意年齒亦皆壯強自度非碌碌必將有所著見於時旣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年顏蒼髮枯皆欲成老翁於是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辦治衣食等計子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

節益峻乃方闔門下帷躬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亡之說賢否之迹皆細理纂編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卽已精熟蓋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爲蒙求以便學予讀之如斲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嗜乎異哉夫人之才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于左氏傳又有筆記通纂于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稿余雖坐前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攘臂于勇夫之旁垂涎于飽人之餘意氣固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按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宋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旣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有剡源集三十卷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以

藝每朱重

左氏蒙求註

二

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
業焉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
平王遷都隱公攝位隱元年春王周正宋魯屢盟桓二年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虛冬又會于龜周鄭交質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周鄭交質
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之卿士王貳州吁無親
于號鄭伯怨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年公問衆仲衛州吁其成乎對曰州段不義隱元
叶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州段不義隱元
武姜愛共叔段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
叔祭仲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斃桓公問名桓六年九月丁卯子申縉羽父請諡無駭卒
論與族羽父請

晉啓南陽傳二十五年晉侯朝王請隧弗許與之許居
東偏隱以許讓公公曰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

許大夫百里奉許文指白水信二十四年及河子犯
叔以居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莊誓黃泉出奔元太叔
亡公如白水投其璧于河心莊誓黃泉出奔元太叔
者有子如城穎而誓之曰會冥折俎士會平王享宿
姜氏子泉無相見也故王問之召武子曰王享宿
不之及黃泉無相見也故王問之召武子曰王享宿
有體薦殷武有私問其故卿宴之召武子曰王享宿
饗加邲邲侯季孫宿如晉宿人謀徙人率羣蠻叛
楚康人率百濮聚于有將楚人謀徙于高邲公小遷三年
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高邲公小遷三年
邲文公邲子遷于苟利史曰利孤之利而高邲公小遷三年
利文公邲子遷于苟利史曰利孤之利而高邲公小遷三年
魯隱觀魚隱五年將利如棠觀魚而鄭伯諫懿好
鶴乘軒者將戰人衛懿公好鶴而鄭伯諫懿好
之二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許男面縛許僖公以見楚子
齊每朱墨

於武城許男面縛街韓子見禮昭二年晉侯使韓宣
璧大夫哀經士與觀季札觀樂襄二十九年吳公子
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觀樂札來聘請觀于周樂
曰周禮盡在魯矣晉人聞有楚師曠曰不競楚氛
南風不競襄十八年晉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楚氛
甚惡趙武至宋楚子木至自陳伯夙謂趙孟曰楚
氣甚惡懼難

伯宗好直成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

父以剛文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嬴庸取

姑蔑哀十三年越子伐吳吳彌庸見姑蔑之旗

餘皇昭十七年楚師大敗於餘皇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

吳人則對三呼皆送對楚師亂宣子嘉樹氏有嘉樹焉宣

子譽樂氏甘棠襄十四年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

懿卜鳴鳳莊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

剖羊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

豹畏丹書襄二十三年斐豹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

殖懼藏策襄二十二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殖出

其君君入則掩之若昭子去魂昭二十五年宋公享

能掩之則吾子也昭子去魂昭二十五年宋公享

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曰今茲君與叔孫

其皆死乎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祁曰今茲君與叔孫

魄魂能去之原叔奪魄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

何能以久矣原叔奪魄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

十年原叔必有大輿誦疑晉而舍晉侯患之聽與人

咎天奪之魄矣大輿誦疑晉而舍晉侯患之聽與人

之誦曰原田每舍其童謠奔虢陽問于卜偃曰吾

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左氏蒙求註

左氏蒙求註

左氏蒙求註

左氏蒙求註

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
尾伏辰均服振取號之旂鶴之賁賁天策焯焯火
中成軍號公其奔其彌成一隊車之輪而蒙之以甲
九月十月之交乎拔戟以成一隊熊當五百哀十六
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熊當五百哀十六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熊當五百哀十六
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
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苦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
定就盈數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使以七月入曰良月
也就盈魏啓大名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魏以爲大夫
數焉大名也魏啓大名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魏以爲大夫
魏大啓也魏啓大名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魏以爲大夫
始賞天啓之矣商臣蠶目太子元子楚子將以商臣爲
且是人也不可目而豺越椒豺聲生四年曰君之齒未也
聲忍人也不可目而豺越椒豺聲生四年曰君之齒未也
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子印握節文八年宋襄
狠之聲不殺必滅若叔孫鍾離及大夫八年宋襄
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孫鍾離及大夫八年宋襄
司馬公子印子印握節以死故書以官仲由結纓

哀十四年石乞孟獻敵子路以戈擊之陳服衰
斷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後已大夫死而後已而常陳
年鄭駟秦富而侈鄭大夫也而常陳
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莘尹
無字斷之曰尹也爲王旌以田莘尹
考叔純孝隱元年君曰君其誰堪之
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郭重何
肥哀二何五年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視乎遺馮甚
瘠襄二何五年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視乎遺馮甚
楚僖二何五年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視乎遺馮甚
宣子曰隨會秦賈季魯人始鬻狄文十三年六卿
在狄難曰至矣若之何晉侯遂墨軫曰秦違蹇叔而
邾敗于狐駟國人之逆喪晉侯遂墨軫曰秦違蹇叔而
者皆鬻鬻于國人之逆喪晉侯遂墨軫曰秦違蹇叔而

左氏蒙求註

左氏蒙求註

五

楚不京觀君蓋築武軍而收楚于郢以遂次于衛雍潘黨曰
 爾也魯乃武宮之功六年季文子以鞶鞶改北宣十
 楚令尹孫叔敖于鄉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也晉師必敗且君弗而逃南轅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何王病之告令尹君而逃南轅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樂大曰晉國侯命伐秦荀偃令曰唯余馬首欲東襄十四
 以義公弗三年衛公州吁嬖人之子也欲東襄十四
 于突教之忠子信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之
 邪曰子來則免對曰子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之
 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之
 古之制也父教子對曰子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之
 邢脚勇士也宣子謂范宣子蓋反州殺之忠州藥勇襄二

申敬興楚克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敬之
 最曰是寡人之雄也郭
 年齊莊公朝指殖綽郭
 申敬興楚克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敬之
 勝之不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教訓霸越哀元
 之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
 曰不可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二其為沼乎壺飧舉衰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
 吳其為沼乎壺飧舉衰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
 從徑餒而弗原耨饁起缺冀缺三其妻曰敬過冀見
 食故使歸處原耨饁起缺冀缺三其妻曰敬過冀見
 實與之歸處原耨饁起缺冀缺三其妻曰敬過冀見
 以爲下軍大夫椒滅若敖見前越椒石喪羊舌肸願
 年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子容之母走謁札願
 諸姑視之聞其聲還曰非是莫喪羊舌肸矣札願
 附義辭曰四年雖不才願附于公也諸侯將失節臧敢失
 節成于五年會于戚討曹成于公也諸侯將失節臧敢失

左氏蒙求註

衛公宵濟

閔二年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吳子夕遷

年吳伐我微虎欲宵攻王魯盤莒鐘襄十二年莒人

舍吳子聞之夕三遷王魯盤莒鐘襄十二年莒人

取其鐘以救公遂入鄆宋門鄭榘侯十四年宋人圍台

首為盧門之椽風祀大皞僖二十一年鄭伐宋人圍台

濟之祀以蓼祖庭堅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趙舍

服事諸夏州縣樂豹之邑也欒氏亡范宣子趙文

溫縣昭三年州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

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郤爭鄩田與周爭鄩田王命

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

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虞號輔車曰僖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也謂齊魯唇齒侯將救之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

所知舒病夏姬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

也亦似君微蒯蓋南子宋胡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子

亦病之蒯蓋南子宋胡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子

盡歸吾艾猴衛獻皮冠齊惠子食曰盱不召而射鴻

太子羞之衛獻皮冠齊惠子食曰盱不召而射鴻

子固二子從之不言楚靈翠被昭十二年衛獻公戒孫文子

翠被關秦利晉信三十年晉侯秦伯厲鄭燭之武見

豹歸關秦利晉信三十年晉侯秦伯厲鄭燭之武見

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齊魯肥杞晉侯使司馬

取之關秦以利晉惟君圖之齊魯肥杞晉侯使司馬

也曰何必瘠魯以肥杞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筮

陳衰桓大莊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筮

此其身在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姜弱媯昌

昌乎及陳之孫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姜弱媯昌

昭三年齊公孫竈卒晏子驪姬猶臭欲以驪姬為夫

曰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驪姬猶臭欲以驪姬為夫

左氏蒙求註

人卜之不吉其繇曰一燕姑蘭香賤妾曰燕姑夢天
 使與已蘭曰以是為而子吳為蛇豕如秦乞師曰吳
 以薦食上國晉實虎狼魏叛者以誘士會秦伯師以
 為封豕長蛇晉實虎狼魏叛者以誘士會秦伯師以
 河西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獻楯執
 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
 樂定六年宋樂祁獻楯六十於簡與馬歸唐定三
 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
 止之唐人謀竊馬而獻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
 楚師六問曰楚有六問不可夫也其二船相惡王卒以
 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遵晦在陳而囂合
 而加釁各顧其後莫有闕心舊必不遵晦在陳而囂合
 必克晉國三殆昭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
 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自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
 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投曼難圖見前

不義 霄莠猶在 襄三十年公孫揮與裨竈過伯有氏
 註 鄭人相驚 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入矣 楚國大駭 昭
 三年王溢于芊尹申亥氏國每夜駭曰王入矣 狄具
 乙卯夜葉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 狄具
 四姦 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 狄皆則之 四姦具矣
 鄆有五罪 宣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
 將代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鄆之傷潞子之目 晉侯
 宗曰必伐之 狄有五罪 雋才雖多 何補焉 將行哭
 哀 姜哭市 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 將行哭
 哭 魯人謂 穆嬴 啼朝 穆嬴曰抱太子以啼 子朝曰先
 之 哀姜 謂 穆嬴 啼朝 穆嬴曰抱太子以啼 子朝曰先
 君何罪 其嗣亦何罪 舍適 絳獻虞箴 襄四年魏莊子
 嗣而外求 君將焉置 此 絳獻虞箴 襄四年魏莊子
 曰不如伐之 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 命百官
 官箴 王闕於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跡 畫為九州 經啓

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
 夷羿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革誦祈招
 是可不懲乎于楚子次干乾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昔穆王欲
 肆其心周行天下皆將必右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福而無醉飽之
 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
 心舉聲相善襄二十六年初伍參與蔡太師荀息
 同寮交止七年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
 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同官築謳國父宋皇國父
 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築謳國父宋皇國父
 築者詭曰澤門之誓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獲我心
 與誦鄭僑我衣冠而禱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
 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論之我自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陳生賄政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晉侯使士甸

政以叔魚鬻獄昭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魚叔魚自相罪
 賄成叔魚鬻獄昭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魚叔魚自相罪
 罪邢侯賂以買直也賞也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知
 其罪而賂以買直也賞也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知
 胥遂逃賞也定五年王賞中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推
 不言祿介信二十四年晉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推
 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咸祿亦從之仲曰非旱備也巫何
 為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遂期而不廖梁邱據
 齊將誅祝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瘧期而不廖梁邱據
 祝固史嚚以辭實公告晏子晏子視之曰非旱備也巫何
 曰君若欲誅于祝實公告晏子晏子視之曰非旱備也巫何
 有環其欲誅于祝實公告晏子晏子視之曰非旱備也巫何
 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子罕辭玉襄十五年宋人宣子
 若弗受曰我皆喪寶也人若其質

左氏蒙求註

宋人逐狗襄十七年國人逐狗入于華侯侯噉噉蔡蔡宣
 年年晉晉侯侯飲飲趙趙盾盾酒酒伏伏甲甲將將攻攻之之懼懼遂遂奔奔陳陳晉晉侯侯噉噉蔡蔡宣
 知知之之遂遂扶扶以下以下公公嗾嗾夫夫葵葵焉焉明明搏搏而而殺殺之之彌彌明明趙趙辭辭五
 獻獻昭昭元元年年趙趙孟孟叔叔孫孫豹豹曹曹大夫大夫入入于于鄭鄭伯伯吳吳徵徵百
 牢牢鄩鄩七年七年公公會會吳吳于于單單子子視視下下昭昭十十一年一年單單子子會會韓
 叔叔向向曰曰單單子子屈屈瑕瑕趾趾高高桓桓十十三年三年楚楚屈屈瑕瑕伐伐羅羅闞闞伯
 其其將將死死乎乎齊齊師師滅滅譚譚莊莊十年十年冬冬齊齊師師還還謂謂其其御御曰曰莫莫敖敖必
 敗敗舉舉趾趾高高齊齊師師滅滅譚譚莊莊十年十年冬冬齊齊師師還還謂謂其其御御曰曰莫莫敖敖必
 心心不不固固矣矣齊齊師師滅滅譚譚莊莊十年十年冬冬齊齊師師還還謂謂其其御御曰曰莫莫敖敖必
 年年晉晉侯侯圍圍曹曹三三月月丙丙午午入入曹曹無無禮禮也也晉晉侯侯圍圍曹曹十十八
 不不用用僖僖侯侯圍圍曹曹而而乘乘軒軒者者三三百百人人也也以以晉晉侯侯圍圍曹曹十十八
 成成作作邱邱甲甲難難故故作作邱邱甲甲哀哀用用田田賦賦正正月月用用田田賦賦衛衛文
 帛帛冠冠閱閱二二年年衛衛文文公公大大布布之之衣衣大大帛帛之之冠冠務務楚楚敖敖筆
 路路見見前前申申傲傲尹尹論論人人等等昭昭七七年年芋芋尹尹無無字字曰曰天天有有十
 興興楚楚註註尹尹論論人人等等昭昭七七年年芋芋尹尹無無字字曰曰天天有有十

大夫大夫隸隸隸隸臣臣僚僚僚僚臣臣僕僕僕僕臣臣臺臺卜卜言言日日數數昭昭五五年年穆
 與與叔叔筮筮之之遇遇明明夷夷之之謙謙以以示示卜卜楚楚邱邱曰曰明明州州公公不不復
 桓桓五五年年經經冬冬州州公公如如曹曹傅傅淳淳紀紀侯侯大大去去其其國國
 于于公公如如曹曹度度其其國國危危遂遂不不復復紀紀侯侯大大去去其其國國
 難難也也晉晉祀祀夏夏郊郊昭昭七七年年子子產產聘聘晉晉韓韓宣宣子子曰曰寡寡君君寢寢疾疾今今夢
 于于羽羽山山其其神神化化為為黃黃熊熊以以入入于于厲厲鬼鬼也也對對曰曰昔昔堯堯殛殛鯀鯀
 祀祀之之晉晉為為盟盟主主其其或或者者未未之之祀祀也也乎乎淵淵實實為為夏夏郊郊三三代
 侯侯有有衛衛享享帝帝邱邱僖僖三三十十一一年年衛衛遷遷于于帝帝邱邱成成公公禘禘師
 間間有有衛衛享享帝帝邱邱僖僖三三十十一一年年衛衛遷遷于于帝帝邱邱成成公公禘禘師
 轅轅席席哀哀二二十十五五年年衛衛侯侯為為禘禘師師聲聲于于籍籍圃圃與與良良夫夫祖祖裘
 哀哀十十七七年年衛衛侯侯為為禘禘師師聲聲于于籍籍圃圃與與良良夫夫祖祖裘
 食食焉焉良良夫夫乘乘車車向向兩兩牡牡紫紫衣衣狐狐裘裘至至令令名名者者而而與與之之始
 食食焉焉良良夫夫乘乘車車向向兩兩牡牡紫紫衣衣狐狐裘裘至至令令名名者者而而與與之之始
 右右師師言言疾疾出出舍舍于于睢睢上上華華元元自自止止之之不不可可乃乃反反魚
 左左氏氏蒙蒙求求註註

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趙孟語偷襄三十一
 師視疾而言速有異志焉趙孟語偷襄三十一
 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儋括足高卒其子括將見王
 矣其語偷不似民主死儋括足高卒其子括將見王
 而歎單公子愆期曰不感而鄭伯視流如晉拜成士
 願大視單公子愆期曰不感而鄭伯視流如晉拜成士
 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
 流而行速不安其位
 哀誅尼父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昊
 災余在疚嗚呼哀
 哉尼父無自律
 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
 若在病之言及子贛曰
 子畏其多士也使號公無眾號士為日不可號公驕
 城著而遂逐之使號公無眾號士為日不可號公驕
 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盧姜止舍盧蒲癸王何
 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無盧姜止舍盧蒲癸王何
 卜攻慶氏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出我請止之癸曰
 癸告之姜曰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

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雍姬告仲桓
 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雍姬知之
 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將享子于郊吾感之以
 遂告祭仲曰雍氏成二年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與擊
 殺祭仲齊致玉磬成二年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與擊
 磬與燕賂瑤瑨昭七年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
 地與燕賂瑤瑨昭七年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
 邠奚舉讐襄三年邠奚舉讐襄三年邠奚舉讐襄三年
 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碣滅親隱四年衛
 陳君之子曰石碣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
 其是之慶封又富襄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
 謂乎之慶封又富襄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
 慶封又伯張能貧邑于公曰生亂世貴而能貧民
 富矣焉可衛公農訓帛冠注晉侯教民僖二十七年
 無求焉可衛公農訓帛冠注晉侯教民僖二十七年
 以而教其民宋徵子鬼夫定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
 入而教其民宋徵子鬼夫定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
 三年欲用之左氏蒙求註

滕薛卿吾役也薛宰曰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
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士彌牟曰
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仲幾曰薛徵子忘之山川
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宋徵于
鬼宋罪大矣必
以仲幾為戮
號必亡矣虐
而聽于神

建

母召吳昭二十三年楚太子建之武姜襲鄭隱元年
聚繕甲兵具卒乘將喜先賜諡昭二十年衛齊豹北
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賜北宮喜諡曰貞子
仲豫歸贈隱元年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乞終不言
哀十六年白公奔山而緝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
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
烹固其所也何害則揚遂致命揚如宋使無降楚鄭

人囚而獻諸楚子厚賂之使其反其言發童攻三郤
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成十七年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
請無用衆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樹矯以
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趨黃愬二慶襄三
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黃愬二慶陳
年陳公子黃愬二慶子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陳
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
寅楚人納

公于黃愬二慶子楚人納
鷓鴣過宋都飛過宋都風也鷓鴣鳴
鷓鴣過宋都飛過宋都風也鷓鴣鳴
鷓鴣過宋都飛過宋都風也鷓鴣鳴
鷓鴣過宋都飛過宋都風也鷓鴣鳴
鷓鴣過宋都飛過宋都風也鷓鴣鳴
鷓鴣過宋都飛過宋都風也鷓鴣鳴
鷓鴣過宋都飛過宋都風也鷓鴣鳴
鷓鴣過宋都飛過宋都風也鷓鴣鳴
鷓鴣過宋都飛過宋都風也鷓鴣鳴
鷓鴣過宋都飛過宋都風也鷓鴣鳴

如曰諱諱宋大災社
辭豹辭肆夏之襄四年穆叔如晉侯享子皙委禽昭
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高固反馬宣五年齊
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女自為也故書曰逆關竟夢中宣四年關伯比淫于
宋姬冬來反馬也左氏蒙求註

邛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遂使收之楚
 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
 襄二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赤而毛
 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赤而毛
 龍見絳郊昭二九年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
 實不知非龍實知于龍以不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
 龍故有參龍氏有御龍氏蛇鬪鄭門與外蛇鬪于鄭
 南門中內蛇死隨季梁在桓六年楚武王少師伯
 六年而厲公入隨季梁在桓六年楚武王少師伯
 羸師以張之熊率且虞之奇存屈二年晉荀息請以
 此曰季梁在何益號襄作楚宮襄穆叔曰君欲楚也
 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襄作楚宮襄穆叔曰君欲楚也
 公曰宮之奇存焉復輒效夷言侯之舍子貢見太宰
 夫故必死是宮也復輒效夷言侯之舍子貢見太宰
 適楚必死是宮也復輒效夷言侯之舍子貢見太宰
 歸太宰歸乃舍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勿曰君
 必不免其死于夷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君
 賜玉孟諸服也先戰夢河神謂曰界余賜汝孟諸未之

麋授吳陸渾昭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陸渾子
 故使穆子帥師奔楚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
 獻俘于文宮
 楚弗祭河哀六年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
 不德河非齊欲禳彗昭二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
 所獲罪也齊欲禳彗昭二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
 天道不譖不貳其命景有內寵昭二更年樂不違內
 若之何禳之乃止厲多外嬖成十七年晉厲懷背
 寵之臣僭令于市外厲多外嬖成十七年晉厲懷背
 秦施信無十四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
 對曰出因無親又信十五年晉饑食其粟施而無報是
 以也○省蘭曰懷背字八年次于濮城濮公曰楚惠
 移之文思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
 于懷文思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
 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鬪諸楚實盡之思
 戰公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周班後鄭

桓十年齊人餽諸侯使晉盟先衛定四年劉文公合
 晉次之魯以周班後鄭晉盟先衛諸侯于召陵及皋
 鼫將長蔡于衛祝鮀私于萇宏農宏說
 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靈輒舍肉宣二年宣子田于首山見靈輒餓食之舍其
 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筆考叔遺羹隱元否今近焉請以
 食與肉置諸棗以與之嘗小杞子掌管年賜之食
 食舍肉曰小君有母皆嘗之遺之杞子掌管年賜之食
 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北謝息挈叛昭七年自
 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來國可得也
 門之管若潛師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晉人
 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晉人
 曰人有言曰雖有挈晉侯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拔舍晉大夫反首獲晉侯以歸包胥哭庭定四年申
 乞師立依於庭奇將不聽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
 牆而哭七日之奇為人也需而不能強
 諫且少長于君君昭之雖諫將不聽
 鮒何能行

十一年宣子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
 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樂王鮒從君
 能者何
 慶廬易內襄二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
 邴邴通室昭二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
 師晉師退所以犯曰退齊師借一齊侯使賓媚人致師
 三舍避之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
 晉人不可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
 背城借一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
 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吳公子光伏甲于掘
 室而享王遂弑季子于上國吳公子光伏甲于掘
 踊而出公宣八年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
 子臧直叔遂逐東門氏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
 于介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姜鄭太
 齊耦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秦本晉四僖

齊耦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秦本晉四僖
 左氏蒙求註
 右

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嚮之乃送諸秦秦伯
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
匹也何
以卑我

庚與試劍

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與虐
夷泉觀九
宣二年

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樂射求帶莒取郟楚告于晉
請戮其人而使觀其避丸也樂射求帶莒取郟楚告于晉
請使請帶焉弗與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禰
矣范鞅請冠晉昭二十三年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
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鄭貴七穆襄二十六年
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鄭貴七穆襄二十六年
衛侯故如晉子展相鄭伯叔向曰鄭魯患三桓衰二
年公患三桓之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晉悼公即位
也欲以諸侯去之修晉悼始命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
青連鯁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楚康能官襄十年
滌愿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楚康能官襄十年

齊疥遂疢

見前齊將晉疾如蠱
昭元年晉侯求醫于秦

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
國之急也前齊將晉疾如蠱
謂近女室疾如蠱趙孟曰何謂
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
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
昭十五年晉荀息無後乎數與
介王曰晉荀侯定襄王入務利
子犯曰民未信宣荀吳師伐鮮
率義圍鼓昭十五年晉荀吳師
不爽好義不愆城可乎墨辨勾
而民知義所不愆城可乎墨辨
項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氏有
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也
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名也
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
左氏蒙求註

號憂龍尾見前童謠蔡忌豕韋昭十一年景王問于葛
 正區民無淫者九農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弒其君之楚成章華七
 年楚成章華之晉築虎祁宮之六卿請賦昭對曰作
 臺願與諸侯動于民則有非言侯問于師曠對曰六
 事不時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侯問于師曠對曰六
 物而不言於是動于民則有非言侯問于師曠對曰六
 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宮之六卿請賦昭對曰六
 于垂龍子皆賦起亦以知鄭志七子言詩襄二七年
 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武亦從趙孟
 七志趙武多文襄二馬置折宋人享趙文是禮也為
 之志趙武多文襄二馬置折宋人享趙文是禮也為
 為多子產有辭襄三十一垣而納車馬如晉使盡
 文辭子產有辭襄三十一垣而納車馬如晉使盡
 之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見鄭伯有禮又乃
 壞是無所藏幣也文伯復命晉侯見鄭伯有禮又乃

已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
 晉廟安子定十四年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為
 也如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衛室達子直十三年晉
 也討焉死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死復其位
 達繼而死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辭子圍僖二二與子歸乎對曰圍不敢從亦不敢言
 姜遣重耳僖二二與子歸乎對曰圍不敢從亦不敢言
 子不可姜與之晉國和乎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
 犯謀醉而遺之晉國和乎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
 和乎對魯人恐矣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
 人恐矣君僑將為除昭八年鄭子產為火吉使無
 毀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簡兵大蒐將為火吉使無

左氏蒙求註
 六

靈輒倒戟見前靈輒孫臏取旗哀二年周人與范氏田

德簡子問禮昭二十五年子姚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

叔侯論儀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對曰是儀也非禮也

是儀也不潛軍敗燕隱五年齊侯以燕師伐鄭以

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北制人羸師誘隨前

六月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人羸師誘隨前

隨季梁綽矢夾脰郭最曰子齊師夜遁夙沙衛殿殖

○省蘭曰當云綽射中脰息志中眉顏射中眉八

年公侵齊顏息射人中脰息志中眉顏射中眉八

五戰入郢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遂五戰及郢

襄十四年會于向范宣子數矣若不德也何晉絕駒支

以退吳人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齊滅郟瞞

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郟瞞由是遂亡甯納橐籥

僖二十八年衛侯與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籥焉陳

遺肉潘陳氏方睦使我夕陳逆殺潘人逢之遂執以入

囚者醉而桓公守備桓公十七年齊人侵魯疆疆吏來

殺之而逃桓公守備桓公十七年齊人侵魯疆疆吏來

備其宣叔繕完成元年城宣叔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

不虞宣叔繕完成元年城宣叔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

邱雞金距昭二十五年季郟之雞鬪季宋馬朱尾定十

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應之金鬪季宋馬朱尾定十

之公取而宋其尾鬪以與之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慶

殺之於陳宋之君求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左氏蒙求註

左氏蒙求註

左氏蒙求註

車甚美可以二十八年慶封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
 為子干無人昭十三年晉叔向對韓宣子曰惡終美車何
 人重耳有士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重耳及鄭文公無
 及也晉公子有三禮焉叔詹諫曰臣聞重耳及鄭文公無
 出也而至于今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
 啓之也而有三士也內蛇外蛇見前蛇不靖晉國殆將
 以二而從之太廟也見公逆祀也于夏父弗
 文宗伯事于太廟也見公逆祀也于夏父弗
 忌為宗伯事于太廟也見公逆祀也于夏父弗
 三覆誘吳之養叔曰吳為三覆以待我請誘之師繼
 從之師七遇驕庸文六年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庚
 敗吳師後可克七遇驕庸文六年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庚
 我怒與戰矣遂不設備楚遂滅庸昭二十一年華氏
 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遂滅庸昭二十一年華氏
 梁伯益其國而秦取之實宋城舊鄆居盧門以南里叛
 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實宋城舊鄆居盧門以南里叛

宋城舊鄆及桑魯反大屈昭七年楚子享公于新臺
 林之門而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君其鄭鑄三鐘八年
 疆見公曰慎守寶矣公懼乃反之君其鄭鑄三鐘八年
 備禦三朝于無以兵賜之鑄三鐘因醉殲戎七年
 鄭伯始盟曰無以兵賜之鑄三鐘因醉殲戎七年
 遂因氏領而殺之齊人殲焉乘飲敗戎于周
 邠垂乘其而殺之齊人殲焉乘飲敗戎于周
 飲酒也其而殺之齊人殲焉乘飲敗戎于周
 寒叔哭師來信三十二年杞子召孟西乞白乙使出師而
 東門之外使謂之哭也公曰何知中壽爾墓之出而不見公
 其入也哀十一年齊為郊戲命其徒會吳子伐史墨荅趙
 孫歌殯齊將戰簡子問史墨曰季氏出而民服
 昭三十二年齊將戰簡子問史墨曰季氏出而民服
 焉諸侯與之君死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天生民服
 氏以貳魯侯為日矣外民之服焉不亦師曠對晉襄
 左氏蒙求註

四年師曠侍于晉侯曰晉侯曰衛人甚出囊瓦不仁定四年
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請於闔廬曰子木
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子木
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曰子木
無信襄二七年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
苟得志焉魏不從亂宣命五年魏武子有疾則必
焉為有信及卒顯嫁之曰疾命五年魏武子有疾則必
疾為有信及卒顯嫁之曰疾命五年魏武子有疾則必
用車馬始亂吾從其治也宋始用殉始厚葬用蜃炭益

荀寅法姦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蔡史墨曰
法是法鄭伯效尤樂備二十一年鄭伯效尤其亦將有
咎楚師授子莊四年楚武王荆尸魯戰用牙哀十有
卽故代我及清再有焉以伐隨戶魯戰用牙哀十有
子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偃請勤王師于河上將納王伯

孤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舒令城周昭
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拳兵楚子九年
十二年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拳兵楚子九年
侯之大夫於狄泉等盟且令城成周拳兵楚子九年
從臨之強以兵懼而從之軫唾晉侯請帥公許之先
軫怒曰武夫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帥公許之先
國墮軍實而長逐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諸帥公許之先
燕人不虞見前潛軍莒子無備成邱年楚子重伐莒圍
莒楚師圍莒莒亦惡莒孟陽居牀莊八年連稱潰管
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孟陽居牀莊八年連稱潰管
知作亂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孟陽居�床莊八年連稱潰管
類見公之足于殺孟陽遂弑之而非君也丑父易位成
年師陳于鄆齊師敗績瓜衍賞伯桓宣十五年晉侯賞
逐之逢丑父與公易位瓜衍賞伯桓宣十五年晉侯賞
賞士伯先茅命季僖二十三年反白箕襄公以藥
瓜衍之縣先茅命季僖二十三年反白箕襄公以藥
敗鹿門昭十年齊惠藥高氏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戰

門霄死羊肆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子羊

晉立趙武以其田與祁奚初令尹與若敖氏戰于武宮
其田楚復克黃若宣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武宮
焉子文及宋閻亂遂歸復命而自拘于文其孫克黃使于
齊還及宋閻亂遂歸復命而自拘于文其孫克黃使于
思子襄之二治楚國也使之復命而自拘于文其孫克黃使于
禍子襄之二治楚國也使之復命而自拘于文其孫克黃使于
生龍蛇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龍蛇彼美而不使其
以禍汝夏姬不祥曰成二年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
曰是不魯莊刻桷其桷皆非禮也晉靈雕牆見前
祥人是也魯莊刻桷其桷皆非禮也晉靈雕牆見前
觀九生佗黜僕文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
註愛段惡莊及隱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寤生
公愛段惡莊及隱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寤生

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莒城亦惡無備前莒子郟守己小昭二十三年楚囊瓦為

吾自臧哀伐蓼見前莒子郟守己小昭二十三年楚囊瓦為

赤鳥哀六年是歲也齊侯病遂久而不可君

史言罪昭二年使問諸侯病遂久而不可君

史言罪昭二年使問諸侯病遂久而不可君

史言罪昭二年使問諸侯病遂久而不可君

曹人夢疆哀七年曹人祭或夢君立社宮而穆伯

志牛昭四年穆子勝之夢天歷已弗勝願而見且曰志之

藝海朱臺左氏蒙求註

陳堙鄭井襄二
襄十四年諸侯
伐秦秦人毒涇
衛將遂伐晉晏
之福也德而平
伯如晉子太叔
國家不能恤敢
而憂宗周之城
賈為將及焉
思于思棄甲復
兕尚多棄甲則
誦狐裘襄四年
陽州名子定八
年晉穆侯夫姜
之曰仇其弟以
昭二八年梗陽
之魏戌謂閻沒
陽州名子定八
年晉穆侯夫姜
之曰仇其弟以
昭二八年梗陽
之魏戌謂閻沒

此置三歎魏子曰何也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
以歎中置自答曰豈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歎
及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腹
心屬厭而己獻子辭梗陽人
徒國人逐之道渴其族
也魯公饋米信二九年介葛盧來朝
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曰夫晉國將守唐
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所謂度也今棄是度而為刑
鼎矣在魯秉周禮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
禮矣禮所
捷中樞瓦昭二十六年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
才椒及鼓跗宣四年楚子汰軒及鼓跗氏戰于丁寧簡子
伏歿哀二年鐵之戰簡子曰吾伏歿張侯援枹年成師
左氏蒙求註

陳于鞏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左并轡靈右伯
 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靈右伯
 與政襄王右伯與陳生怒而出奔匡叛孫蘇周公十四年
 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越使罪人句踐患吳
 使尹氏與聘啓訟周公于晉而越使罪人句踐患吳
 奸之整也與罪人啓訟周公于晉而越使罪人句踐患吳
 之大吳用囚徒昭遂自到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
 或奔或止三國亂三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罪人
 吳師擊之三國敗
 僖耻懸霄僖二十二年公及邾師戰于升陘吳憾取屨
 定十四年吳伐越越子禦之大夫敗之靈姑浮東郭哲
 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履還卒于涇
 幘定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齊
 東郭侯書曰郤至跗注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郟陵郤至
 乃夫子也郤至跗注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郟陵郤至免

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何對牢禮哀
 方事之般也韎韐之跗注君子也何對牢禮哀
 年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仲荅羽數
 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羽數于衆仲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
 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于是
 初獻六羽始六卿命服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三帥
 用六佾也六卿命服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三帥
 先路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
 趙且視蔭昭元年秦后子對曰何爲國無道而年穀和
 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駟不俟河襄八年楚
 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子視駟不俟河襄八年楚
 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河之清人壽幾何董蒲勝
 晉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河之清人壽幾何董蒲勝
 既宣十二年楚熊負羈囚知罃子莊子以房廚子怒曰
 非子武子御每射負羈囚知罃子莊子以房廚子怒曰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宋兕尙多犀甲註士魴易秦

襄十一年秦伐晉救鄭士魴禦之少屈瑕小羅桓
 秦師而弗設備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楚屈瑕我羅鄧曼曰莫敖狃於起視旗彊昭二年韓
 蒲駘之殺將自用也必小羅起視旗彊宣子如齊
 納幣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服相穀難
 文之主也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見其二子焉
 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公孫敖見其子焉
 穆子名仇見前千畝惠男曰圉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
 之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董狐罪盾宣二年趙
 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董狐罪盾宣二年趙
 子挑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
 而誰孔子曰董狐古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齊史書杆襄二十五年太史書
 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叛名齊豹昭三十一一年邾
 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賤而書名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齊盜書
 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陽虎定八年經盜竊寶玉大弓傳陽虎劫公與武叔
 陽虎說甲如公宮忽無大援桓十一年鄭昭公之昭
 取魯王大夫以必取之桓有內主齊桓衛姬之子也
 公辭祭仲曰必取之桓有內主齊桓衛姬之子也
 無大援將不立弗從
 有寵于僖有苞衛以為
 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
 成季名友其名曰虞昭元年子產曰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遂以唐叔曰虞昭元年子產曰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命之唐叔曰虞昭元年子產曰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及生有文在其手齊罪鮑牽成十七年齊慶克通于
 曰夫遂以命之手齊罪鮑牽成十七年齊慶克通于
 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鄭治強鉏
 莊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秦師小芮
 子闕則強鉏君謂強鉏不能衛其足秦師小芮
 桓四年秦師侵魯眾卑邾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
 芮敗焉小之也魯眾卑邾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

左氏蒙求註

之我師 趙鞅作器 見前晉守 子產鑄書 昭六年鄭人
敗績 趙鞅作器 唐法註 子孫必多制其世也 謂

乎復書曰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問 申

文伯對曰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問 申

豐論電 昭四年大雨 雷季武子問于申 豐曰 電可 武

子求禮 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 王室定 王享之 殺

法孟僖講學 昭七年公至自楚 孟僖子 趙珠一 簞 二

十年越圍吳 趙孟降于喪 食楚 隆曰 使吳王知之 晉

若何乃告于吳王 吳王與之一 簞 珠 使問趙孟 晉

玉五穀 莊十八年 號公晉侯朝 王 饗禮也 命 圍 犖 蓋

門 莊三十二年 零 講于 梁氏 女 公 子 觀 之 圍 人 犖 自

力焉能投 蓋于 櫻門 〇 省 蘭 曰 子 之 援 楸 襄 二 十 八

此聯當作 犖能投 蓋舍 猶 援 楸 子 之 援 楸 年 當 于 太

公之廟 盧蒲癸 白後 刺子之 王何以 戈擊之 解其

左肩 猶 援 楸 楸 動于 蒙以 相 盍 投 殺 人 而 後 死

吳歸景伯 哀十三年 吳人 伯 景 因 及 戶 牖 謂 太 宰 曰 魯

焉若 不 會 宗 祝 將 曰 異 實 然 太 宰 語 言 于 王 何 世 有 職

曰無 損 于 魯 而 祇 為 名 不 如 歸 之 乃 歸 景 伯 狄 舍 史

龍 曰 我 太 史 也 實 掌 其 祭 不 先 國 不 可 得 也 乃 先 之

楚尹城郢 見前 郢 守 梁伯 溝 宮 功 丞 城 而 弗 處 民 罷

而弗 堪 則 曰 某 寇 將 至 乃 溝 公 宮 札 見 南 籥 襄 二 十

曰秦 將 襲 我 民 懼 而 潰 秦 遂 取 梁 札 見 南 籥 襄 二 十

公 子 札 來 聘 見 舞 象 箭 曠 歌 北 風 見 前 南 風 圍 役 薦

南籥 者 曰 美 哉 猶 有 憾 曠 歌 北 風 見 前 南 風 圍 役 薦

掩 襄 三 十 年 楚 公 子 圍 殺 郤 害 伯 宗 見 前 伯 宗 子 皙 強 聘

穆伯 爭 娶 文 七 年 穆 伯 如 莒 莒 盟 且 為 仲 逆 子 皙 強 聘

見前 子 皙 及 鄆 陵 登 城 見 之 美 自 為 娶 之 子 皙 強 聘

委禽 註 癸 惡 識 宗 襄 二 十 八 年 盧 蒲 癸 曰 子 不

避宗何也曰宗不余避余獨焉避崔不辨姓襄二
 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曰男秦伯增德五年
 杼見崇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桓不可隨侯修政年隨
 女辨姓孟君明增修國政趙成子隨侯修政年隨
 伯猶用孟明懼而增德不可當也隨侯修政年隨
 言于諸大夫曰懼而增德不可當也隨侯修政年隨
 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君姑修政而親兄揚干
 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亂修政楚不敢伐揚干
 亂行襄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修政楚不敢伐揚干
 且聽命于曲陽魏絳戮其僕亂宋公違命文十年宋
 燧宋公違命無以田孟諸命風駕車
 萬輦乘車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大心及載武宣穆
 其母一虎載葱靈定九年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載
 日以靈三帥戍鄭而見秦伯晉圍鄭之武夜使
 逃奔宋三帥戍鄭而見秦伯晉圍鄭之武夜使
 揚孫成之二禮仕邢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

昆弟仕焉元請交贊成十二年宋華元克晉楚之
 乃往得仕而戍欲弭兵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
 其不協而戍欲弭兵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
 討其不協而戍欲弭兵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
 之兵以秦師無禮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
 為名觀之言于王曰楚政有經桓子欲還隨武子救鄭
 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楚政有經桓子欲還隨武子救鄭
 善楚昔歲入陳半茲人鄭民
 不罷勞軍無怨讎政有經矣
 圍郟野賜將以衆逆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
 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若野可辭鄭勞昭于晉叔弓
 賜之是委君觀于草莽也野可辭鄭勞昭于晉叔弓
 使鄭慶鄭去澤弗使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占者大
 勞辭慶鄭去澤弗使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占者大
 事必乘其產今乘異產及懼而變將與人易君必悔
 之弗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澤而止公號慶鄭曰
 敗是求遂去之藥鍼撤淖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郟陵
 左氏蒙求許

淖樂書將載晉侯賦曰書退國有晉庇衛賊昭七年
 大任焉得專之乃掖公以出子淖禮魯賞邾盜十一
 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魯賞邾盜十一
 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禮魯賞邾盜十一
 年邾庶其以漆闕邾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伯魯不
 妻之昭十有賜于漆闕邾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伯魯不
 學昭十有賜于漆闕邾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伯魯不
 原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公往者見周原伯魯也馬與之語
 曰伯魯其亡乎○省蘭叔段失教隱元學殖也鄭伯魯不
 也

秦朱當御襄二十六年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召
 秦字誤此聯可作子鄭黑辭行便公係黑如楚辭曰
 朱當御係黑辭行鄭黑辭行便公係黑如楚辭曰
 楚鄭方惡而使岡山用隱昭十一年楚子黑如楚辭曰
 余往是殺余也岡山用隱昭十一年楚子黑如楚辭曰
 用况用入乎為次睢執郟用郟子于次睢之社司馬

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周御請隱見前晉啓
 事不用大牲而況取用人乎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
 衛許假纓成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
 曰惟器與名鄭未可間信七年盟于甯母管仲曰鄭
 不可可以假人鄭未可間信七年盟于甯母管仲曰鄭
 未可也晉難與爭襄成三年晉人歸楚以穀王曰晉未
 可與爭車為襄成三年晉人歸楚以穀王曰晉未
 之禮而歸之襄成三年晉人歸楚以穀王曰晉未
 羔不踐難登臺季子將入遇子羔出子廟強盟之遂劫以
 其難季子曰食嬰焉得死從姜氏閉門甲與遂弑之
 焉子立其難曰食嬰焉得死從姜氏閉門甲與遂弑之
 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
 君死之而歸且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
 得死之而歸且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
 莊公文躋僖祀見前新鬼胥攻大族將作難胥童曰
 速也文躋僖祀見前新鬼胥攻大族將作難胥童曰

齊每朱

左氏蒙求註

定

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焉為去富子莊二十三年晉桓
大族不偏敵多怨有甫宣九年楚師于柳
羣公子可謀也已子良獨憂伯敗楚師于柳
人皆喜唯子良憂伍員不喜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
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
唯子胥懼曰是參吳也夫

羅稱姻妾

羅稱姻妾哀二十五年夫與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羅御孔氏之老樂寧

問之稱姻妾二人蒙衣而乘寺人蒙衣乘輦而入于
以告遂入妾克盲婦人成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流于

閔臯比犯宋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郕公偃曰宋
先犯之公從之大敗未虎皮奔陳僖二十八年晉師以

下軍之佐當陳蔡蒙馬以虎皮石言于晉見前晉築築
先犯陳蔡奔楚右師潰石言于晉見前晉築
神降于莘見前臧惡無禮文十八年莒太子僕僕

虞祀豐潔

虞祀豐潔傳五年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代虢宮隨牲牲

肥肫桓六年隨少師請追楚師梁止之曰小之能也
公曰吾牲牷肥肫大澤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也

盛豐備何則不信平執伍奢昭二十年費無極言也
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也

若以吳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王使召之伍尚也
歸楚人皆殺懷殺狐突見前突教子西卵翼哀十六年
之員如吳在吳子西召之勝自厲劍子期告子西見

其子曰孫何自厲也曰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見
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見
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申叔肉骨襄二十二年
第我死尹有寵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
為令尹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

左氏蒙求註

三

奔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先大夫臧也
文仲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莫疾不仁襄二十五年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
虞祀豐潔傳五年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代虢宮隨牲牲
肥肫桓六年隨少師請追楚師梁止之曰小之能也
公曰吾牲牷肥肫大澤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也
盛豐備何則不信平執伍奢昭二十年費無極言也
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也
若以吳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王使召之伍尚也
歸楚人皆殺懷殺狐突見前突教子西卵翼哀十六年
之員如吳在吳子西召之勝自厲劍子期告子西見
其子曰孫何自厲也曰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見
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見
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申叔肉骨襄二十二年
第我死尹有寵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
為令尹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

之曰子子困我于朝何疾我也對曰昔觀起有寵于

滕薛爭長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

盟小國固必有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

及地搏膺而踊曰乃先楚人為晉厲踊地夢大厲被髮

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衛人叫天于北宮見人登昆

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北宮見人登昆

虛縣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宗魯斷肱二昭

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

中孟之由于中肩中王寢盜攻之王孫由于以背

肩皆殺之由于中肩中王寢盜攻之王孫由于以背

受之中肩遷桃取成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

王奔之萊柞乃遷于與州易原州田于韓宣子實子為

與之言人為杞取成與州易原州田于韓宣子實子為

初言病有之以易與州易原州田于韓宣子實子為

原縣于樂大心曰易與州易原州田于韓宣子實子為

楚成不瞋王縊諡之曰子期心定似王奔隨而巳為王

襄十有九年荀偃疇曰生視于頭卒而視不可含宜子

事視者有子期心定似王奔隨而巳為王從之

如河乃瞋子期心定似王奔隨而巳為王從之

我與之王必免隨人與之乃孟任割臂莊三

辭吳王制子期心定似王奔隨而巳為王從之

年公築臺臨之割孟從之而儀歎如棊襄二

以夫獻公自夷儀使與公喜言焉許之衛叔

文子聞之曰陳子微子召公奕其何以免乎

言異器告于陳子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

楚辭

三

可多難也子也圭媯亞宋襄十九年子然子孔
 去相親也子子孔亦相親也子杜祁次季文子襄公卒
 趙孟曰立公子雍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
 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
 秦仕諸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
奄臧堅 襄七年齊侯伐我北鄙獲臧堅齊侯使夙
 禮于士以死優盟拳彌哀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
 孫彌牟公死要司寇亥亂徒齊遜孟速襄十六年齊
 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齊遜孟速襄十六年齊
 子速微之齊侯曰是札避子期吳延州來季子期伐陳
 好勇去之以為名德而力爭諸齊使諸姜襄二年陳
 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齊使諸姜襄二年陳
 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諸齊使諸姜襄二年陳
 諸姜宗婦楚取二姬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入饗于
 來送葬

鄭饗畢夜出文芊送豹誦相鼠襄二十七年齊慶封
 于軍取鄭二姬以歸茅鴟封慶封池祭穆子不悅爲誦
 不敬爲相也封味茅鴟封慶封池祭穆子不悅爲誦
 茅鴟亦不知也封味茅鴟封慶封池祭穆子不悅爲誦
孤庸通路 襄十八年吳子使屈荀息假道奇存虞之獻
 子戴首 襄十八年晉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
 陽之巫臯他口見晉侯監腦楚子捕楚子伏已而夢與
 諸道與之言同且犯柔之矣鄭早伐木昭十六年而擊
 其腦是以懼吾且柔之矣鄭早伐木昭十六年而擊
 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鄭早伐木昭十六年而擊
 祝款暨柎有雨魯火去橐宮富父槐至曰無備而
 桑山斬其木不雨魯火去橐宮富父槐至曰無備而
 官辦者猶拾道也于宮無忌遜立告襄七年晉韓獻子有
 乎去表之稟道還也于宮無忌遜立告襄七年晉韓獻子有
 廢疾將立之辭曰無忌不崔成請老崔杼生及強
 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

左氏蒙求註
 襄十七年齊
 襄十七年齊

而寡娶東郭姜生明崔成有疾
 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靈怒鼃鼎以宣四年楚人獻鼃于
 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我如
 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
 欲殺公而憾羊羹與及戰曰疇昔
 事我為政與遺室孔姑初孔文子
 入鄭師故敗遺室孔姑初孔文子
 或疾誘其初妻之姊置之于如二
 人立遺使文妾懷贏見前秦本楚
 室孔姑使文妾懷贏見前秦本楚
 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
 歎曰齊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
 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
 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
 其始弱矣盈必宋欲役薛于鬼註
 毀天之道也必宋欲役薛于鬼註

毀晉聽政晉侯
 享公公請屬鄆

齊侯侵蔡

齊侯侵蔡之未絕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
 之師侵莒人入向莒而歸莒人入向莒以姜氏還趙
 蔡蔡潰莒人入向莒而歸莒人入向莒以姜氏還趙
 鞅自罰鞅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
 之若其有罪絞繼以戮桐棺誓曰志父無罪君實圖
 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范匄能讓襄十三年晉
 以治兵使士甸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使韓起將上軍
 辭以趙武君曰子將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僑幕九張平邱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
 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虎幣百兩昭十年晉
 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而虎幣百兩昭十年晉
 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幣必百兩定合
 百兩必千人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幣必百兩定合
 昭墓定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隱

善每朱虛

左氏蒙求註

三

改惠葬

隱元年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

衛命子郢

哀二年衛靈公卒夫人曰晉立州蒲

疾五月立太子

魯無梁矣哀十三年吳申叔儀乞糧

無矣靡蕭有翹乎

宣十二年楚子孫有山氏對曰梁則

乎曰齊營班馬

襄十八年齊師夜遁邢伯告中楚翹

有烏楚師夜遁

鄭人將奔桐邱謀告曰楚幕侯救鄭

止求酒諧傳

哀十六年衛侯占夢爰人求酒于太叔

南陽弗去懼害

乞肉怒邾飲酒私出闕乞肉焉奪之

乃逐太叔遺

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

杖以敲之三年

春邾子在門臺闕以餅水沃廷邾子

望見之怒闕曰

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

炭爛遂卒

于床廢于爐

齊莊賜冠

襄二十五年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

靈衷服

宣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秦人入都

鄭盟石門

隱三年冬齊鄭盟于宋會瓦屋

衛于鄭秋會于

溫盟于反齊怒公拜諸侯盟于蒙齊

侯稽首公拜齊

人怒武伯晉懼君辱擗公稽首知武

曰非天子寡君

懼矣

辱稽首寡君懼矣

鄭禴回祿昭十八年火作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

臺駘昭元年

晉侯有疾卜蹇木已拱見前蹇叔晉楨

可材見前吳王

膝成多涕襄三十一滕成公來會

左氏蒙求註

左氏蒙求註

滕君將死矣急于其位魯昭不哀
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而謂不子頽樂禍
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謂不子頽樂禍
哀在感而無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哀樂失
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哀樂失
時殃咎必至今王頽歌舞不倦樂禍也晉人幸災
晉人弗與慶鄭曰幸災不仁

魏子與戊

魏子與戊昭二十八年魏獻子為政魏戊為梗陽大夫
魏子與戊昭二十八年魏獻子為政魏戊為梗陽大夫

祁奚舉午

祁奚舉午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焉對曰
祁奚舉午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焉對曰

椒襄

椒襄二十六年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申能
椒襄二十六年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申能

與楚

與楚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我必能興之
與楚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我必能興之

文霸一戰

文霸一戰而後用之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聽不惑
文霸一戰而後用之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聽不惑

也悼興三駕

也悼興三駕襄九年晉侯謀所以息民行之期張病
也悼興三駕襄九年晉侯謀所以息民行之期張病

猶御

猶御成二年陳師于鞏郟克傷于矢曰余病矣張侯
猶御成二年陳師于鞏郟克傷于矢曰余病矣張侯

病之

病之吾子高偃且射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
病之吾子高偃且射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

與一

與一子鉏中頹偃且射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
與一子鉏中頹偃且射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

洩爭路

洩爭路孫昭四年公使杜洩葬叔孫杜洩將以路葬季
洩爭路孫昭四年公使杜洩葬叔孫杜洩將以路葬季

王思

王思舊勳而賜之乃使弗敢懷改璜璠平子衛侯入
王思舊勳而賜之乃使弗敢懷改璜璠平子衛侯入

死將

死將以璜璠改仲步衍怨太叔襄二六年衛侯入
死將以璜璠改仲步衍怨太叔襄二六年衛侯入

懷弗

懷弗恤在改璜璠改仲步衍怨太叔襄二六年衛侯入
懷弗恤在改璜璠改仲步衍怨太叔襄二六年衛侯入

獨不在

獨不在寡人古三子皆使寡人問衛國之言吾子厲
獨不在寡人古三子皆使寡人問衛國之言吾子厲

憾原繁

憾原繁伯莊十四年厲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賜不
憾原繁伯莊十四年厲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賜不

幸中

幸中高其五年春襄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賜不
幸中高其五年春襄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賜不

二君

二君者皆死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竈亦多言八年
二君者皆死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竈亦多言八年

乎五月

乎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竈亦多言八年
乎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竈亦多言八年

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
 可曰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宣王鮒子懼恒于日奉
 不復范乘婦登或告曰樂氏至矣宣王鮒子懼恒于日奉
 火以走固宮必無害也公向如公喪王鮒子懼恒于日奉
 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公向如公喪王鮒子懼恒于日奉
 墨繖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喪王鮒子懼恒于日奉
 媵藩襄二婦人輦以如公喪王鮒子懼恒于日奉
 邾執玉高幸中賜不晉受瑞倚公內史過賜晉侯命過
 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桓曰官失桓十七年冬十
 王賜之命而情于受瑞乎桓曰官失桓十七年冬十
 不書曰官哀司歷過哀仲尼曰司歷過也子猶受幣
 昭之也昭六年齊侯將納公命無受曾貨申豐從女賈
 以幣錦二兩縛一一如填適齊師貨子猶受之賈
 無極取貨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
 將立東國若不先從楚必圍趙言可弔如晉賀虎邢
 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必圍趙言可弔如晉賀虎邢

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邢也史趙見晉將
 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少姜之葬梁丙曰甚哉子
 賀昭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哉子
 齊必繼室今茲吾又
 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吳木楚革子常曰吳用木也我伐楚武城黑謂鄭車
 戎徒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之僖四下郊信三年夏
 四月免牲非禮也昭再書雩昭二十五年秋烏枝用
 乃免牲非禮也昭再書雩昭二十五年秋烏枝用
 劍師鳥枝鳴曰齊少莫如齊致死齊登帥其甚也
 彼多兵矣請皆用魏舒毀車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
 卒也乃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霄
 我始乃毀車以爲行翟人去陳而薄之六年齊烏餘
 伐舊門羊肆註左氏蒙求註

藝海珠璣
 左氏蒙求註
 餘襲高魚廩邱奔晉遂襲我高餘

鄭徙主祀昭十八年火作子產使祝史魯藏象魏哀三
信災季桓子至命藏象高固賈勇成二年齊高固入
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余餘冉猛客氣師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郭主人出
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
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變死為福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
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簡囚乃幸
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
視師遂使請戰簡子晉侯請隧南陽註楚子問鼎
退曰吾幸而得囚
宣三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三國析郟襄十三年郟亂分為七縣分祁昭二十八年
魏獻子為政

分祁氏之田商人貸施文十四年公子商人舉施于
以爲七縣
有司以宋鮑饋詒文十六年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
繼之
無不饋陳桓施貧昭十年樂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
詒也
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子罕貸
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
饑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鞏簡用遠定
年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單獻任羈昭七年
人二年夏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單獻任羈昭七年
棄親用羈冬襄頃之
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文尙無害曰子富而君貪罪其及于乎文子曰君既許
我矣若之何史鱣曰無害于臣
厭猶可免秦伯問士
鞅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樂師燕負羈
厭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左氏蒙求註

年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魏雛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焚僖負羈氏為
尹炮郤宛昭二不勞之七年費無極謂令尹召鄆將師而告之
遂令攻郤氏且葬之子惡聞之魯侯乘傳及齊師戰
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尹炮之魯侯乘傳及齊師戰
于乾時我師敗績公鄭御踞轉襄二十四年晉張骹
喪戎路傳乘而歸公鄭御踞轉襄二十四年晉張骹
鄭卜宛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
之使御廣車而行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
鼓子尾欺晉昭三年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以其
欺晉晉公為誣衍昭二九年公衍公為之母曰請
胡受之公為誣衍昭二九年公衍公為之母曰請
相與借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之母曰請
喜於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
兄其誣也久矣乃黜
之而以公衍為太子
晉返汶陽成二年晉師及齊國佐盟于齊歸龜陰年定十
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會齊侯于夾谷將盟齊人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
不返我汶陽之田者亦如之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已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姜取穆琴齊姜薨
請木季孫曰畧匠慶姜取穆琴齊姜薨
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緩察膏育成十年公疾病
櫛與頰琴季文子取以葬緩察膏育末醫于秦秦伯
使醫緩為之至曰疾不可為也及育和辨蠱淫見前
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如蠱榮叔歸賄叔來含且賄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伯求金文九年毛伯衛
樂鮒求貨見前樂鮒魏子辭賄見前闕沒大戎小戎莊
十八年晉獻公娶二女于戎大戎魏季隗年狄人伐
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叔隗季隗諸衰愛何為邑襄三十
齊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趙衰
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
左氏蒙求註

皮欲使尹何為邑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子產曰不
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
操刀而使割多惡朔授宰張柳宿言諸昭氏之臣
也其傷實多不及善義之經也速視贖顧夫南子
曰私讎不義之野人歌之曰既而朝爾少君我顧
過惡不義之野人歌之曰既而朝爾少君我顧
太子蒯聵之子也宋野人歌之曰既而朝爾少君
艾殺太子蒯聵之子也宋野人歌之曰既而朝爾
殺之聽姑欬孫昭之戲陽叔曰從我而朝爾少君
乃殺之右顧孫昭之戲陽叔曰從我而朝爾少君
而笑乃止折俎註會宴閱辭形鹽僖三十年于使
會問殺烝折俎註會宴閱辭形鹽僖三十年于使
鹽辭曰吾莊厚共叔隱元年太叔又收貳以為邑
何公曰不義桓寵秦鍼昭元年秦后子有寵于桓
不暱厚將崩桓寵秦鍼昭元年秦后子有寵于桓
突卯鍼魏子不足置饋詳沒虞公無厭桓十年虞
適晉

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秦師夜遁
獸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也與駢
二年秦行人夜戎晉師曰明日請相見也與駢
曰使者曰動而侯言肆懼我也將遁矣秦師夜遁
宵燭氏城其北門而守之宵燭氏城其北門而守
衛食至肝皮見前註衛獻齊飲斷夜奔齊齊侯使
桓公酒樂公曰以火斷之對天震夷廟夷伯之廟
日也于其書未卜其夜不敢天震夷廟夷伯之廟
氏有隱焉人火宣榭宣榭宣榭宣榭宣榭宣榭宣
具車執餘烏餘以昭其出使諸侯為餘具車徒以
遂執負甲襲鼓者負甲以息荀吳畧東陽使師為
滅之孫子巢燕襄曰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猶聞
之孫子巢燕襄曰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猶聞
幕上君又在殯而可樂乎齊侯穴鼠孫見齊侯與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齊侯穴鼠孫見齊侯與

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
定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
事之非何

崔杼兼室襄十九年齊崔杼殺高衛疾二妻見前遺室

具晉軍夾泚子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師背鄆

千城濮楚師背鄆而舍秦次旆動奔陳桓五年王以諸

陳人戰于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

靡逐齊莊十年齊命二拒曰旆動而鼓蔡衛陳皆奔旗

矣既克公問其故對曰我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

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我視吳居甬東越滅吳請使

魯繹去籥宣八年經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釋也晉飲徹酒昭九年晉荀息卒子戲陽未葬晉侯
禮也酌以飲也又飲外嬖昭萬二人
而遂酌以飲也又飲外嬖昭萬二人
二叔亦自飲也公說飲酒昭萬二人
萬于季氏襄射三耦之射者三耦
臣虞下娶妻縛其妻而載之與申
推而能死之曰君昏不能載之與
死不能死而君昏不能載之與申
年鄭伐陳而突陳城遂入之陳侯
墓不祥獲其妻扶下之而授公車
曰不祥獲其妻扶下之而授公車
其母以奔幾亦免晉猶瘠牛昭十
朝夕伐我幾亦免晉猶瘠牛昭十
無勤寡君有甲乘四乘不見何敵
豚不其死吳警瘳狗哀十二年吳
二卿相惡見前楚師三帥專行濟
楚師次而于衛聞晉師于王既

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子鐵將
 戰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
 車下子良婦人戰武叔夫及清季孫使冉求從
 而朝武叔而問焉對曰小夫慮材而量力
 而共者桓也武叔曰是謂我伐鄭也退而蒐
 子元魚麗桓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鄭伯禦以中軍奉為右
 為魚麗之陳先偏鄭翮陳昭二至救宋與華氏戰
 後伍承彌縫為鄭翮陳昭二至救宋與華氏戰
 于其御願為願為絞小寡謀屈瑕曰楚而輕莫裁
 寡謀請無扞采我輕務進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
 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我輕務進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
 無親先者君為三覆以待之我輕務進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
 朔文四十六年夏五月襄再失問襄二旬七日有食之辰
 也再失問矣買言報楚與楚註能豹請伐晉年晉游

屯

饑使乞糶于秦平鄭之子豹在秦請
 伐晉秦伯曰哀元年倍夫屯書夜九日如舉也里而裁廣城沂
 三旬宣十一年令尹為艾獵城沂使封人慮昭使望
 氛昭二十年授司徒事二旬而城沂使封人慮昭使望
 視朔遂登觀臺子西掩面哀喪氛信命書雲僖五年日
 以望而書禮也子西掩面哀喪氛信命書雲僖五年日
 死而司馬藏身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與師于雍謂其
 可哉句卑布裳到而襄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禽焉謂疆
 獻雁哀七年曹伯陽且言田其而鄙人公孫疆好
 大說釗商獲麟車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跋

吳化龍左氏蒙求一卷朱彝尊以為佚而此間有刊本行焉第其每句夾註某公某年者恐係後人所攙然是冊原不過供童蒙之求故姑存以便檢尋刊本改題曰左傳比事今復其舊名化龍元人以為明人者誤庚申余月五莫天暴識

正日宣十一平今氏燕艾繼如代姓人惠
步蔡大日 支高翁夫中書亦大日城下西之秦
外晉秦前日其晉學其另而罪
類對之難于秦于懶之干以治秦請

藝海珠塵

經部小學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青浦 胡 勳堯 贊唐校

匡謬正俗

師古名籍以字行京兆萬年人隋仁壽

顏師古 纂 師古名籍以字行京兆萬年人隋仁壽

府文學歷祕書省宏文館學士卒

唐祕書監顏師古貞觀中與國子祭酒孔沖遠同定五

經正義師古更承其叔父游秦之業注漢書六百卷當

時稱為班氏功臣又以世俗之言多謬誤質諸經史匡

而正之謂之匡謬正俗未成而卒永徽中其子揚庭編
 爲八卷上之奉勅錄付祕閣其中所引典籍及諸家訓
 詰多上世逸書言辨而確可資後學見聞蓋唐人尚詩
 賦而師古冲遠獨畢力于經史近代宋唐人之詩者無
 慮數千家二君者顧不預焉用知古人學有專門不尙
 兼長今人經史詩賦事事求工而身後遺書不免蔑如
 之歎讀是書可以知所務矣宋時雕板避諱作刊謬正
 俗元明以後未見刻本爲梓而行之以廣其傳改刊爲
 匡存本書之舊師古名籀以字行故漢書及此書結銜
 並稱師古云案孔穎達新舊唐書俱作字仲達此稱冲遠不知所據何本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進表
 臣揚庭言臣聞纖埃不讓嵩華所以極天涓流必納溟
 渤所以紀地況乎業隆學海義切爲山庶進簣於崇高
 思委輸於潤澤恭惟皇帝陛下誕膺睿圖光臨大寶隆
 周比迹遠邁成康炎漢傳功近超文景時和玉燭龍圖
 薦於長河道包金鏡龜書浮於清洛收羽林之靈簡俾
 備蓬山采汲家之舊文咸歸延閣一言可善屢動宸衷
 九術不遺每回天睽臣亡父先師古嘗撰匡謬正俗
 藁草纔半部帙未終以臣疊犯幽靈奄垂捐棄攀風罔

及賈帖增哀臣敬奉遺文謹遵先範分爲八卷勒成一
部百氏紕繆雖未可窮六典迂訛於斯矯革謹齋請闕
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震悚永徽二年十二月八日
符璽郎臣顏揚庭上 勅旨顏師古業綜書林譽高詞
苑討論經史多所匡正前件書發明故事諒爲博洽宜
令所司錄一本付祕書閣仍賜其子符璽郎揚庭絹五
十匹永徽三年三月十五日中書侍郎來濟宣
按顏揚庭表以爲藁草纔半部帙未終則知是書非定
本也每章以朱書標所釋於上然所引論語尙書禮記
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書名於前自東觀漢

記後蜀標朱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字數章
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以知正是屬藁之
際偶爾標題未皇緒正除史記乃是論史記體制宜如
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尙書爲覽之者不
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陟宋書爲道憐又春秋
下皆是左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旣欲立言正俗必不
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
說疑必有闕文受授字下乃是謂壽有兩音宜改受授
爲壽益知非當時定本顧其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不
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

必以為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為又似
未失也禪謀於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
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為草野則可而以疑左
氏春秋何焯校本傳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
正俗而曰公主既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為習俗所移
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為勉但拘於聲
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盛之意若以為勉勵非唯不合
左氏亦復不成賦語此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真矣殿研
二釋頗穿鑿按晉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
也研研即掘強之貌恐語音變而為殿研夫殿乃殿師

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為一語乎從而求其義則過
矣應辰從外舅借是書因記所疑于後云紹興十三年
八月晦汪應辰書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余考之其失自揚子雲始按李善文選注
薛君章句云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雲曰正考
子奚斯所作也子雲之語蓋亦各有家法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
商頌于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
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
又承子雲之失矣至於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為無所
自也甲戌十二月望日書

卷一 目錄 論語 攘 風 架 夾 籀 甲

背 溥 衡 忉 矜 央 號 享 賚 莫

卷二 尚書 翳 御 聿 夾 闕 惟 烏 乎

卷三 禮記 奉 拾 禹 宇 正 區 曲禮注字作兩所見本異

子 葬 維 祝 五 方 之 兵 殺 禡 羶

辟 溫 嘯 蝸 卵 有 孽 不 至 素 食

卷四 春秋 俘 肉 食 寺 人 鷓 軒 王 夫

開 闕 草 創

卷五 史記 漢書 尚 赦 令 緇 道 巡 游

衣 郎 署 便 面 柱 非 一 葬 阡 桓

辟 疆 闕 氏 提 陂 池 揚 豫 計 借 關 具

戎 昭 舉 毅 宋 書 熹 錫 鈇 蒿 艾 言 夫 下

卷六 宥 垢 副 干 拖 恫 洋 畧 刃 賜 案

知 死 什 器 孫 林 絢 馳 跌 倅 底 剛 扛 欠

木 鍾 若 柯 楊 椎 歛 埒 聆 誼 議

名 字 複 名 輿 草 馬

卷七 反 青 禡 怠 免 黃 巷 隸 齒 尸 韓

多 彭 奚 斯 假 歌 渚 河 穰 上 激

中 兔 彘 暴 上 斡 筦 貫 振 池

檀 渴 罩 幾 頭 怒 殿 研 差 兩 量 章

卷八中受授 西番 句鉤 斃 逢 縣 寰

苟 鄙人 被庫 摹姑 何麼 骨鹿 歷底

門限 替 樂石 享 迴 上下 孟仲叔季

一 高 示 仇 愈 舍 飭 陵 遲 獻 左氏

傳 木 禽 關 雕 殊 死 抉 目 無 恙 困 稱

嬰 輿 稻 林 稌 沙 苑 苦 菜 倉 米 羹 靡

論語 公冶長篇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已矣何蓋言夫子

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修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至

於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故論語云子

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季路問事鬼

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並其義也而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情性並

與天道合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違經背理綴文

之士咸作此意用之大為紕繆若言夫子之言不可得

聞者論語二十篇所述夫子言語何從而得又不應語

弟子云予欲無言語風賦天不棄也

攘或問曰論語云直躬之父攘羊注云攘盜也何以謂

盜為攘更有何義荅曰按爾雅云攘仍因也書云敫攘

矯虔卽其事也詩曰對爾詩云對爾因出書云始
風毛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
而正夫婦也今人讀風爲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
下下以諷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又云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今人讀云風以動之
不作諷音案此蓋序釋風者訓諷訓教諷刺謂自下而
上教化謂自上而下今當讀云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
也平曰未論專入諷諷專取曰雅平曰未賦也詩
架詩鄭氏箋云鵲之有巢冬至加功至春乃成此言始
起冬至加功力作巢蓋直語耳而劉昌宗周續等音加

爲架若以構架爲義則不應爲架功也周續之可稱周
去民字也蓋表上時避廟諱耳續徐仙民不容
夾又詩傳曰山夾水曰澗此引爾雅正文言兩山夾水
名之爲澗居然可曉而劉周之徒又音夾爲煩於義無
取亦爲專輒取亦爲專輒
籀問曰廓詩牆有茨篇云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毛詩傳
云讀抽也抽是何義荅曰讀止謂道讀之讀更訓爲抽
翻成難曉按許說文解字曰籀讀也從竹摺聲摺卽古
抽字是以籀或作籀此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
止爲抽此當言讀籀也不得爲抽引之義又左氏傳云

其繇曰專之渝其繇曰士判羊之類字雖爲繇音訓皆作籀並謂讀卜筮卦繇之辭也

甲衛詩芄蘭篇云能不我甲毛詩傳曰甲狎也毛公此釋蓋依爾雅本訓而徐仙晉徐邈字仙民遂音甲爲狎案甲雖

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譬猶數字訓厭葛覃篇云服之無斃豈得讀云服之無厭乎若以甲有狎音假借爲字者不應方待訓詁始通其義也

背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於堂北種之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

溥鄭詩野有蔓草篇云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之爲溥字讀爲團圓之團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曾無疑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竟反此字本作專或作溥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竟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團義矣下云零露漙漙者豈復亦論其從橫之貌乎

衡齊詩南山篇云藜麻如之何衡從其畝禮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衡卽橫也不勞借音而徐氏並音爲橫皆失之矣

切甫田篇云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叙憂慘之情多爲忉怛王仲宣登樓賦云心悽愴以感發意忉怛而憺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忉字相類切字從刀七聲傳寫誤亂或變爲忉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爲忉怛不復言切失之遠矣

矜小雅鴻鴈篇序云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徐仙音矜爲古頑反案此詩當章言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故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調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則收斂之使有依也等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安集鄭箋釋之正得其

理而徐氏讀矜爲鰥既無所憑大失本旨
典庭燎篇云夜未央傳云央且也鄭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冰中央禮月令云中
央並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
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
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
且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
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
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卽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
義而更曲引未渠云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

者不曉其意未稟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從上及下句句相韻叫號者猶言誼呼自恣耳非必要謂號咷之號毛傳云叫呼號召也而徐仙乃音號為呼到反今讀者遵之亦甚非也一本無甚字享楚茨篇云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鄭箋云享獻也又信南山篇云享于祖考大田詩亦云以享以祀其義並同此自可曉而徐仙並音享為許亮反未審其意

賚楚茨又云祖賚孝孫毛傳云賚予也徐仙音賚為來亦所未詳

莫大雅皇矣篇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毛傳云莫定也鄭箋云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又桑柔篇云苑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民將采之則葉燥燥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燥燥喻羣臣恣放損王之德也而未代文士引求民之莫以屬辭者改莫為瘼從而釋之云求瘼謂其疾苦耳至乃呼刺舉宰牧為求瘼既易本字妄為臆說安施失所比喻乖方相承用之曾無覺悟雖采酌經詰而大違厥旨亦為巨謬

宋之頃葉敷歟而漸入身其不博意然歟命羣由恣
 乘不識云茲如桑采其有辨論辨測其隘冀堆不另辨
 玄莫手動云莫宝山薄送云宋月之安諸祖龍山又
 莫大銀皇矣論云皇矣上帝臨下南極蓋輝四衣來月
 亦祖未精字子祖考大田詩亦云以享以祀其義並同
 寶裝茨又云所寶幸祗手動云寶衣以飾山寶氣來

藝海珠塵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云古
 昔為家請耳今供外 婁縣 張長庚 希白校出
 匡謬正俗二 非 匡謬正俗二
 顏師古纂 文出 顏師古纂
 尚書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
 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覽者謂
 習讀之人猶言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籍者以其煩文
 不能專一將生異說故刪定之凡此數句文對者明甚
 為易曉然後之學士輒改之字居者字上云覽之者不

一雖大意不失而顛倒本文語更凡淺又不屬對亦為妄矣今有晉宋時書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覽者之不一又云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蓋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為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即是隸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為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為隸古定不為古字也

羽 古文 商書湯斷 古誓 云子則孥羽汝孔安國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

犯也案孥戮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一四字無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為折衷矣

御周書牧誓篇云弗御克奔以役西土馬融作弗禦徐音各從其家法

耳 孔安國注云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徐仙音御為五所反按御既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御商書盤庚云子御續乃命于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亦皆為迎徐氏並作音訝何乃牧誓獨為禦音又與孔氏傳意不同失之遠矣

豷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豷孔安國注云往誅紂
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徐仙音豷
爲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
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許氏說文解字云豷豷也字
林豷音火又反獸字從豷從犬斯則六畜之字本自作
豷於後始借畜養字爲耳且豷獸類屬不同豷者人之
所養獸者是山澤所育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
論麋鹿虎豹卽在釋獸較然可知若武王歸鹿華山之
陽放虎桃林之野可言歸獸所歸放者旣是馬牛當依
豷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卽

呼爲獸且堯典云鳥獸孽尾鳥獸毛毳鳥獸希革鳥獸
氄毛旅獒云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作獸字不作豷也
何獨武成一篇以豷爲獸斯不然矣
夾多方篇云爾害弗來矣又我周王享天之命孔安國
注云夾近也汝何不近大昆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
而爲不安乎徐仙音來爲協接夾旣訓近當首陞不得
讀爲協也
爾雅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一作並與東郊不
關不關馬融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
東郊不關徐仙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

詰問古闕字闕古闕字但闕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闕爲開亦猶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孔安國注云致法謂誅殺也豈得卽音辟爲法乎此例多矣

惟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尙書變爲維者同音通用厥義無別又詩云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亦是辭語之助與書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於理無別然今文學之士不詳立語之體古

今字變因爾穿鑿妄生義理製冊文哀誄祭文其唱首云維某年月日者既不爲惟字自作釋云此字是維持一篇之首故爲綱維之字又言宗子維城謂藩屏維繫連城之義耳乃呼帝子弟爲王者爲藩維旣無所據不知本是助辭大爲謬矣譬若詩云維師尙父番維司徒維彼哲人此類多矣皆爲維字豈連繫之義乎且爾雅云伊維侯也三者並發語之辭詩云伊其相謔我罪伊何伊子胡底侯誰在矣侯薪侯蒸並與維同義寧當更有別說斯不然矣

烏乎嗚呼歎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其語備在詩書

不可具載但古文尙書悉爲於戲字今文尙書悉爲嗚呼字而詩皆云於乎字中古以來文籍皆爲嗚呼字文有古今之變義無美惡之別末代文字輒爲體例若哀誅祭文卽爲嗚呼其封拜冊命卽爲於戲於讀如字戲讀爲義謂嗚呼爲哀傷於戲爲歎美非止新有屬綴設此二端乃亦諷讀舊文分爲兩義妄爲穿鑿不究根本按大雅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豈非傷王不知善否乎周頌云於乎前王不忘非美先王之見稱頌乎五子之歌云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此卽哀傷之語允征云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此卽褒美之辭何以各別爲字也且漢

武冊命三王文皆曰嗚呼此豈哀傷之義舉其大意斷可知矣且許氏說文解字及李登聲類並云於卽古烏字耳

匡謬正俗三

顏師古意

禮記曲禮云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鄭元注云取於人

謂高尙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此義較然可曉而徐仙

音取於人爲娶浪爲假借矣一本娶

奉又云奉長者之手入戶奉扇奉席如橋衡凡如此例

奉者皆謂奉而時之於義定了一今皆讀爲奉音數反

巴陵方功錦 黼堂校

國語五命一
 乎字而謂也云於乎字中古以來文籍皆為嗚呼字文
 有古今之變義無美惡之別末代文字輒為體例若京
 談祭文即為嗚呼其封拜冊命即為於戲於頌如寧威
 謂為嗚呼嗚呼為哀傷於戲為歡美非止此有屬聲設
 此二端乃亦謂讀書文分為兩義交為身聲不究根本
 以夫雅去於乎小子未知嗚呼豈非傷王不知善否乎
 字注
 國語云及乎前王不忘非美先王之見稱頌乎五子之
 國賦矣且指丑類文稱字又守登穀賤益云然唱古息
 近册命三王文皆自謂四出前國語六義舉其大意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巴陵 方 功錦 黼堂校

匡謬正俗三

顏師古纂

禮記曲禮云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鄭元注云取於人
 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此義較然可曉而徐仙
 音取於人為娶浪為假借矣一本娶
 奉又云奉長者之手入戶奉扇奉席如橋衡凡如此例
 奉者皆謂恭而持之於義足了今皆讀為捧音敷奉反

亦浪爲假借也

拾又云拾級聚足此言升階歷級每一級則並足然後更登也拾者猶言一一拾取而鄭康成讀拾爲涉近乎穿鑿

禹字丕區或問曰曲禮云禮不諱嫌名鄭注云嫌名謂禹與字丕與區其義何也荅曰康成鄭君此釋蓋舉異字同音不須諱耳區字既是故引爲例禹字二字其音不別丕之與區今讀則異然尋按古語其聲亦同何以知之陸士衡元康四年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云巍巍皇代奄宅九圍帝在在洛克配紫微普厥丕字時罔不

綏又晉宮閣名所載某舍若干區者列爲丕字則知區丕音不別矣且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爲丕亦古之遺音也今之儒者不曉其意競爲解釋或云禹字是同聲丕區是聲相近二者並不須諱並爲詭妄或云字禹區丕並是別音相近乃讀禹爲于舉反故不須諱並爲詭妄不諳其理

區韓文諱辨引此作區驅字之右唐人多作丘區字或作岠亦作岠

予鄭元注曲禮下篇予古余字因鄭此說近代學者遂皆讀予爲余案爾雅云叩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此則予之與余義皆訓我明非同字許慎說文予相推予也余詞之舒也既各有音義本非古今字別詩云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又
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
將伯助予又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
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雲漢篇云羣公先正則不我
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
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君回翔兮
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又
曰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
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歷觀詞賦予無余
音若以書云予一人禮曰余一人便欲通之以古今字

至如夏書云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豈得便言台余古今
字耶耶詩云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豈得又言卬我古今
字乎葬檀弓云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葬謂葬處而乃
讀葬爲藏才浪反亦爲穿鑿西也
離月令云孟春之月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
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鄭康成注云離
讀如麗按易之離卦彖辭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
乎土麗乎土土字今云宿離不忒宿卽星辰離則日月
蓋覆上言星辰日月耳更無別義居然可曉何爲改離
作麗若然者離卦亦可以變爲麗卦乎

祝曾子問曰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鄭康成云聲噫歆警神也此蓋解聲三者謂三稱噫然後言某之子生耳而徐仙之徒並音祝爲噫之又學者相承遵之並大誤也

五方之兵又云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鄭康成注云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按黃帝素問及淮南子等諸書說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劍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鏃蓋謂隨方色衣其衣執其兵以救耳

殺郊特牲云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鄭元注云慶父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殺二君而死也又按殺讀爲降殺之殺謂衰弱也此言大夫不當饗君自三桓已來大夫強而君弱是以有君就饗于大夫者耳此一段禮文相承躡總論饗觀之事故其下總云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不言誅戮之事安取其鳩牙殺慶父哉禮又鄉人禘備孔子朝服立于阼階鄭元注云禘強鬼也謂時難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禘或爲獻或爲讎而徐

仙音禡爲難今讀者遂不可言禡亦失之也

羶又云既奠然後炳蕭合羶羶此言蕭炳以脂合黍稷燒之羶者脂氣羶者黍稷氣於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當爲馨聲之誤亦爲迂曲矣

辟又云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康成解云辟讀爲弭謂弭災兵也按辟當讀爲辟邪惡之辟直云辟災兵義自可曉無煩假借

溫丙則云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鄭康成注云溫藉也承尊長必和顏色也案直云柔和顏色以溫悅尊者之心不當改讀溫也

噓又男子入內不噓不指夜行以燭鄭康成注云噓讀爲叱嫌有隱使也案噓者謂若有所召命密相諷誘若齊莊撫楹而歌耳何爲乃云叱乎詩云嘯歌傷懷念此碩人卽其義也

蝸又云蝸醢而苾食蝸者羸之類耳而徐仙等音蝸爲羸亦未爲達

卵又曰濡魚卵醬實蓼鄭康成注云卵讀爲鯢也案卵者魚卵卽是魚子不勞改讀爲鯢魚子也

有又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直謂五帝養之爲法其德行而不乞言三王旣憲法而有乞言之禮鄭康

成乃讀有爲又蓋亦不勞假借也

〔孽〕玉藻云世子自名嬭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鄭康成云孽當作斡聲之誤也按孽者是庶孽旣非適子故自云孽不當言斡斡者斷而復生豈人子之所宜自稱乎

〔不至〕坊記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康成注云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恭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按不至者謂淫佚之風女雖未嫁已從奔

誘及婿親迎猶在他室而不至焉按陳詩東門之楊序曰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期而不至卽其事也康成詩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爲得其義何爲注禮乃更妄生異說豈非矛盾之論哉

素食喪服傳記云旣虞飯疏食水飲旣練食菜果飯素食鄭康成注云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案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禮家變節漸爲降殺始喪三日不食卒哭之內朝夕各一溢米爲粥而已旣虞

疏食水飲疏食謂麤蔬之飯單率之菜食不復粥又非
止一溢也既練遍食菜果酸鹹但無酒肉之屬既除喪
始食乾肉飲酒然後乃復平生時食耳此是禮經明文
安得始練便復平生故食乎又班書霍光傳載光奏昌
邑王過失云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
不素食王莽傳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
遣使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
幸以時食肉據此益知素食是無肉之食非平生食也
今俗謂桑門齋食爲素食蓋古之遺語焉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通道 吳 大恕 近之坊

匡謬正俗四

顏師古纂

春秋旂者旌旗之旂字從𠂔音訓與旒同桓二年臧哀伯云盤厲旂纓是也學者不尋其本讀旂爲旒浪爲假借徐仙亦作旒音況其他乎

倅莊六年經書齊人來歸衛倅傳言衛寶公羊穀梁經並爲實杜預注云疑左氏傳經誤案爾雅云倅取也書

藝海珠塵

匡謬正俗四

序云遂伐三脰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爽豈必俘卽是人杜氏之說爲不通矣
肉食莊十年曹劌之鄉人謂劌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對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此鄉人見劌欲論軍所以諫云卿大夫自當謀之非卑淺者所當關預劌卽荅云當今卿大夫識見鄙薄未能遠謀我所以須見君論之耳而今流俗皆謂凡是食肴炙者卽合志識昏蔽心慮憤濁不堪謀事故須蔬食菜羹襟神明悟爲之也至乃遞相戲弄以爲口實不亦謬乎

寺人寺人者內小臣在壺闈庭寺之中謂闈人耳詩云寺人孟子左傳云寺人披寺人貂之類是也侍人者謂當時侍衛於君不限內外猶言侍者耳左傳云侍人賈舉侍人僚相之類是也近代學者不詳其義皆讀寺人同爲侍人斯則失矣至如仲尼居曾子待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豈得謂闈豎乎

鷩鷩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鷩冠杜預注云聚鷩羽以爲冠非法之服也鄭伯聞而惡之杜預注云惡其服非法之服也使盜誘而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云彼己之子不稱其

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按鷓水鳥天將雨卽鳴卽戰國策所稱鷓蚌相謂者也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爲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鷓此其證也鷓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亦因鷓音轉爲術字耳非道術之謂也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見殺怨而出奔有白公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圖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誘殺之若直以鷓羽飾冠自爲不正之服何須畏惡而遣殺之若直謂出見殺又不應云服之不衷且傳言楚子翠被益知聚字非屬冠也或者自君子曰以

下非正明本傳後人不曉鷓冠之議妄加增之而杜氏之釋從而僻其義也

軒僖二十八年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注曰言其無德居位者多矣故責其功狀也按昔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聞其駢脅薄而觀之晉文懷恥以爲深怨今旣乘勝志在報雪尚託公義故先責不用負羈而乘軒者衆因曰今我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蓋嗤弄之言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豈責乘軒功狀乎獻狀令曹伯自書其罪狀猶後世供狀耳若云來獻其容狀近乎兒戲矣薄而觀之疑亦自簾外觀之不當如舊解作迫

王夫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支法有相配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庚午日生故名庚字子午耳辛壬同是十幹若以辛生則不得名壬若以壬生則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王夫不宜穿鑿改易爲壬也譬天王之弟佞夫孔氏之宰渾良夫治區夫之屬各自有義豈曰配日辰乎

閔閔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

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閔閔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杜元凱注云閔閔也徐仙閣音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內迫迤又有墻垣之限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閔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楸也左傳曰高其閔閔按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迤者卽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爲門戶非關止盜之方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

蓋是門既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爲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等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閱與門二字相似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而通之未爲允當

草創襄三十一年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而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按論語稱孔子云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是謂裨諶發慮創始爲之辭意世叔尋討而論叙之子羽子產修飾潤色然後成耳草創者猶言草昧蓋初始之謂矣又曰草者藁草亦未成之稱安在適草野則能在都邑則

不就若然者討論豈等干戈乎潤色豈加膏澤乎此亦是後人所加非正明本傳也矣

省蘭 泉之軒

湘鄉 張 鉞 黼文枝

匡謬正俗五

顏師古簞

史記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叙一卷摠歷自道作書本意篇篇別皆有引辭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書爲此事作某世家爲此事作某列傳子長此意蓋欲比擬尚書叙耳卽孔安國所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揚子雲著法言其本傳亦傳法

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閱與門
二字相似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而通
之未為允當

章創襄三十一年子羽與禪謀乘以適野而謀於野則
獲於邑則否按論語稱孔子云為命禪謀草創之世叔
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是謂禪謀
發慮創始為之辭意世叔尋討而論叙之子羽子產修
其辭人泚泚非北也本南山草昧蓋初始之謂矣又
不憶若然者信論章梓干女乎聞台得也高劉平此亦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湘鄉 張 鉞 黼文校

匡謬正俗五

顏師古簞

史記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叙一卷摠歷自道作書本
意篇篇別皆有引辭云為此事作某本紀為此事作某
年表為此事作某書為此事作某世家為此事作某列
傳子長此意蓋欲比擬尚書叙耳即孔安國所云書序
序所以為作者之意也揚子雲著法言其本傳亦傳法

言之曰篇篇皆引辭云撰某篇亦其義也及班孟堅為漢書亦放其意於序傳內又歷道之而謙不敢自謂作者避於擬聖故改作為述然叙致之體與馬揚不殊後人不詳乃謂班書本贊之外別更為覆述重申褒貶有所歎詠摯虞撰流別集全取孟堅書序為一卷謂之漢述已失其意而范蔚宗沈休文之徒撰史者詳論之外別為一首華文麗句標舉得失謂之為贊自以取則班馬不其感歎劉軌思文心雕龍雖譽曉其意而言之未盡按南史劉勰字彦和此云軌思未詳按勰後出家改名慧地侯再考漢書高紀云大澤之陂按孔安國尚書傳曰障水曰陂

尚書傳泰誓作澤障曰陂小顏漢書注蓄水曰陂然則陂者本因隄防壅遏故得名耳大澤者地形之總名陂者是隄防之指號蓋謂當時之媼於大澤之內陂塘止息流俗乃云防是水中不得止息強讀為陂失其意也按防是水中疑作陂強讀為陂疑作防尚惠紀云尚公主易曰得尚于中行王弼注云尚猶配也說者云尚者主也引尚食為類或云尚者掌也謂守掌之皆非其義公主既尊止得云侍奉不可以主掌為稱稱說也

赦令哀紀云甲子詔書非赦令皆除之按哀帝初用夏賀良言改年定歷下詔施行其事并開恩惠赦宥罪人

後知賀良詭或收正其事依舊歷追悔前非但所赦人不可更覆與罪所以云甲子詔書除赦令以外歷及刻漏事一皆除之耳蓋言甲子詔書除是赦令惣遺除之今書本令字或作他言赦令以外其他餘事皆改除之兩讀爲得

緝食貨志云藏緝謂繩貫錢故惣謂之緝耳又云算緝亦云以緝穿錢故謂貫爲緝也而後之學者謂緝爲錢乃改爲鑿字無義可據殊爲穿鑿按孔子云四方之人繩負其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緝祿耳豈復關貨泉耶

遼遁賈誼過秦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遼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遁者蓋取盾之聲以爲巡字當音詳遵反此言九國地廣兵強相率西嚮仰形勝之地沂函谷之關欲攻秦室秦人恃其險固無懼敵之心不加距閉開關而待然九國畏頓自度無功持疑不進坐致敗散耳後之學者既不知遁爲巡字遂改爲遁逃因就釋云九國初見秦閉關謂其可勝所以率兵來攻忽見秦人開關各懷恐懼遂即奔走故潘安仁西征賦云或開關而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斯爲謨矣若見秦開

關遁逃而走即應大被追躡覆軍殺將豈得但言不敢
進而已乎且書本好者今猶爲遠遁不作遁逃也

游衣叔孫通傳曰高帝寢衣月出游高廟言高寢之衣
冠一月一備法駕出游於高廟耳隨越國公楊素行經

漢高陵詩云芳春無獻果明月不游衣觀其此意謂月
出之夕乃游衣冠此大謬按寢衣月出游漢本紀衣下有冠字宜補

郎署馮唐傳云文帝輦過郎署見馮唐而問之郎者當
時宿衛之官非謂趣走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猶言曹局

今之司農太府諸署是也郎署並是郎官之曹局耳故
劉孝標辨命論云馮都尉皓髮於郎署而今之學者不

曉其意但呼令史府史爲郎署自作解釋云郎吏行署

文書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屬文咸作此意失之遠矣

便面張敞傳云自以便面拊馬按所謂便面者所執持

以屏面或有所避或自整飾藉其隱翳得之而安故呼

便面耳今人所持以自蔽者惚謂之扇蓋轉易之稱乎

原夫扇者所用振揚塵氛來風卻暑烏羽箒可呼爲扇
至如歌者爲容專用掩口侍從擁執義在障人並得扇
名斯不精矣今之車輦後提扇蓋便面之遺事與案桑
門所持竹扇形不圓者又便面之舊制矣形不圓者何本作形上表

平而下

圓者

柱西域傳云當為柱置心不便按柱者撐柱之名本音
竹羽反柱物之本因謂之柱竹具反魯靈光殿賦云漂
堯峴而枝柱此音是也車後柱木呼為車柱其義亦同
置者安設之名言柱置者謂自安置支柱他人今江南
俗呼人自高抗矜持為自柱置今此言車師國見徐普
於其側近柱置恐被侵拒故心內以為不便耳安在其
取椽柱而置於心腹中乎義既乖刺語又析破失之遠
矣朱雲連柱五鹿君豈復齋椽自隨乎
非一揚雄叙甘泉宮云遊觀屈奇瓌瑋非木摩而不雕
墻塗而不畫此言既甚屈奇瓌瑋不合於上古之世摩

而不雕塗而不畫椽椽茅茨儉約之制耳今之書本好
者猶然而後人輒於非字下加一字讀云瓌瑋非一竟
不尋下句直云木摩而不雕是何言歟

葬酷吏傳長安中歌云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
諒不謹枯骨復何葬荀卿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璲成章
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已固三
軍已強說苑云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之為谷君子
無侍僕江河乾為阮正冬采榆桑仲夏雨雪霜千乘之
君萬乘之王死而不葬據韻而言則葬字有臧音矣據韻

葬字有臧音前禮記中一則辨檀弓
葬讀為藏為穿鑿疑檀弓亦有所本

阡原涉傳云涉父為南陽太守死涉讓還南陽賻送由是顯名涉自以為身得其名而先令

先令何本

墳墓儉

約非孝也乃大起家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

葬茂陵曹氏謂其道阡

曹氏謂其道阡何本作

民謂其道為京兆阡

乃買地開立表署曰南陽阡

桓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

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

表郡縣所都夾兩邊各一桓陳留之俗

陳留漢書注作陳宋

言桓

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也說文云桓是亭郵表也東京

賦云迄于上林結徒為營叙和樹表司鐸授鉦叙此也

軍之正門為和樹表設牙形以表之

辟疆外戚傳留侯子張辟疆前賢亦無釋而學者相承

讀辟音如珪璧之璧疆為疆禦之疆

疆禦何本俱作疆梁

作意解

云能弭辟疆禦猶言辟惡邪辟兵之類是也東齊僕射

陽休之為兒制名亦取此按賈誼新書云昔者衛侯朝

于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

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

受之若如賈生此說辟當音為開闢之闢疆當音為疆

場之疆楚有遠啓疆亦其例也古單用字多有假借不

足為疑又漢濟南王名辟光世人亦讀為璧復解釋云

辟君也恐此亦當取開闢之義為勝自有兩義留侯之子則為彊梁之彊

可也可以理斷與齊君楚臣借擬妄闕氏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妾作闕氏言可愛

如烟支也闕字於言反想定下先作此讀書也按史記

及漢書謂單于正妻曰闕氏猶中國言皇后爾舊讀音

焉支此蓋北翟之言自有意義未可得而詳也若謂色

象烟支便以立稱者則單于之女謂之居次復比何物

且闕氏妻號非妾之名未知習生何所憑據自謂解釋

提凡言提封者謂提舉封疆大數以為率耳後之學者

不曉輒讀提為隄著述文章者徑變為隄字云恣其隄

防封界故曰提封按封籍之體止舉大數定其綱陌其

言封者譬言堰埒以知頃畝何待堰堤然始立畔乎正

當依其本字讀之不宜曲生異說也又隄防之隄字並

音丁奚反江南末俗往往讀為大奚反以為風俗恥作

低聲不知何所憑據轉相放習此弊漸行於關中其提

封本取提挈之義例作低音而呼隄防之字即為蹄音

兩失其義良可歎息傳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苟不明練豈宜臆說以誤將來

陂池東觀漢記述光武初作壽陵云今所制地不過二

三頃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按陂池讀如弔二世

賦登陂陁之長坂凡陂陁者猶言靡陁耳光武言不須
如前世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陁然裁得流泄
水潦不墊壤耳今之讀者謂爲陂池令得流水此讀非
也
楊豫謝承後漢書楊豫傳云豫祖父惲封平通侯惲子
會宗坐與臺閣交通有罪國除家屬皆徙酒泉郡又載
豫上書乞還本土其辭云臣祖父惲念安社稷忠不避
難指刺奸臣實心爲國遂致死徙按班書楊敞傳其載
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惲與長樂皆免爲庶人惲既失
爵位家居營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與書諫戒之惲內懷不服報會宗書辭語
不遜宣帝見而惡之惲坐腰斬妻子徙酒泉郡此惲先
失爵位然後被誅妻子被徙據敞傳及豫上書數說皆
同更無所異安得有子名會宗龔爵國除被徙事乎謝
氏旣不詳其本稱引會宗失於故實又自載豫上書與
叙事相背交爲矛盾二三詭錯

計偕凡舉事立稱當依義理若遵古昔須得其衷班書
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
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此言所徵之人縣別給食令上計
之使俱詣京師耳而晉朝謂計簿爲計階簿意欲酌於

政實乃所以彰其謬陋變借爲階了無義旨
戎昭果毅左氏傳曰戎昭果毅克敵爲果致果爲毅此
言理戎之禮須明果毅而江南陳國制立官名有戎昭
將軍果毅將軍此亦不經之甚譬易稱師出以律豈可
便置師出將軍乎果毅猶可戎昭謬矣
宋書宋高祖弟道鄰道規二人同以道爲名而鄰規各
有別理史牒誤爲憐字讀者就而呼之莫有知其本實
余家嘗得宋高祖集十卷是宋元嘉時祕閣官書所載
道鄰字始知憐者是錯原其立名既有道規卽應頗存
義訓不應苟取憐愛而已

熹熹熹熹也音與僖同故後漢趙熹字伯陽取此義耳
末世傳字誤爲喜字讀者不救因呼爲熹宋高祖婦之
兄弟臧熹昆季二人名從火喜亦音僖今人又謬爲熹
字而讀之爲喜皆失其意沈約撰宋書乃更爲熹制字
以配欣喜之名是穿鑿也余家所得宋高祖集作臧熹
字此明驗也且喜下施心是好熹之意音虛記反不謂
之熹也

錫跌錫跌二字何本作鉄此本目中亦作鉄字疑誤蕭子顯齊書云太祖在淮
陰理城得古錫跌大數尺跌下有篆文莫能識者紀僧
真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太祖曰

卿勿妄言而顧野王撰符瑞圖據子顯齊書錄此一條
錫趺謂錫珞亦具寫子顯書語但易趺字爲珞字乃畫
作珞形按此趺者謂若奠奠之趺今之鐘鼓格下並有
之耳故其大數尺而有篆文安有論珞大小直云數尺
爲道風狹爲舉麤細乎又珞之體狀若半環以何爲上
以何爲下而云下有篆字此之疎謬不近人情野王之
於子顯年載近接非爲遠負且又趺之與珞形用不同
若別據他書容有異說蕭氏乖戾則失不在顧矣豈書
本乎

蒿艾齊書又云紀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

曰詩人采蕭蕭卽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按爾雅云
蕭一名藜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禮所用合脂蒸之以
饗神者艾一名冰臺此則今之用灸病者二草名旣不
同稱類區別本非一物較然易了設使齊高謬談取會
一時之應子顯不當著於史籍以誤將來學者詩云彼
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
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此之三章蓋詩人
歷言葛也蕭也艾也以爲興喻故毛傳云葛所以爲絺
絺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療疾豈得又言葛與蕭艾惣
爲一物乎未聞以艾饗神用蕭灸病斷可知矣

蕭子云蕭世蕭自景香蒿古之祭甄而用合韻燕之以
曰蕭人采蕭蕭曰艾也蕭生潤滋味以黃言對爾蘇是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寧遠 楊 登訓 聽彝校

匡謬正俗六

顏師古纂

拆或問曰俗呼檢察探試謂之覆拆拆者何也荅曰當
為覆連音敕角反俗語音訛故變為拆耳按晉令成帝
元年四月十七日甲寅詔書云火節度七條云火發之
日詣火所赴救御史蘭臺令史覆連有不以法隨事錄
坐又云交互連覆有犯禁者依制罰之違者謂超踰不

依次第令所云覆圻亦謂乍檢乍否不依次歷履行之以其出不意耳今謂董卓為董磔故呼連亦為圻是其例也

副副貳之字副字本為福字從衣畱聲廣韻四十九宥收福字注云衣

一作福今今俗呼一襲為一福衣蓋取其充備之意非以覆蔽形體為名也然而書史假借遂以副字代之副本

音普力反義訓剖劈字或作福詩云不圻不副周禮有福辜並其正義也後之學者不知有福字翻以副貳為

正體副圻為假借讀詩不圻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已乖本音又張平子西京賦云仰福帝居東京賦云順時

服而設副並為副貳傳寫訛舛衣轉為示讀者便呼為

福祿之福失之遠矣薛綜注云福猶同也从示不復可通矣史記龜策列傳邦福重寶

聞於傍鄉徐廣引副藏也亦當从衣○後人多不讀此書宋齊二書樂志中承用平子仰福之語皆誤刊从示

郭茂倩樂府亦然

擿淫擿亂樂按擿者非法之曲不正之音爾非謂水中

擿鼉之聲也又張平子東京賦云咸池不齊度於擿咬而眾聽疑惑豈謂擿鼉之聲乃與咸池相似乎是知淫

樂之聲矣

恫今太原俗呼痛而呻吟謂之通喚何荅曰爾雅云恫痛也郭景純音呻唎音通亦音恫字或作侗周書云痾

瘵乃身並是其義今痛而呻者江南俗謂之呻喚關中俗謂之呻恫音同鄙俗言失恫者呻聲之急耳太原俗謂恫喚云通此亦以痛而呻吟其義一也郭景純既有呻恫之音蓋舊語耳何本恫音通亦音恫注云疑作亦俟考又字或作恫何云恫疑作痾洋一作詳問曰今山東俗謂衆爲洋何也荅曰按爾雅云洋觀衆衆那多也

畧刃問曰俗於礪山出刀子刃謂之畧刃有舊義否荅曰按爾雅云剡畧利也張楫古今字詁云古作畧一本作碧未知孰是此則礪刃使利故稱畧刃耳

腸問曰俗言溼爲塉塉豈溼意乎何以呼之荅曰按說文解字云腸骨間黃汁也字林音丑庀反然則腸是骨間汁故呼溼爲腸耳不當爲塉裂之字

案或曰案寮也別有異意乎荅曰按爾雅云案寮官也郭景純注云官地爲案同官爲寮此則謂卿大夫因官而得食地故謂之采地耳但古之經史采菜相通菜蔬字頗亦爲采文采之字多或作案非獨地也今之學者見謂之采地字止或加草便爲給地以種菜更朋於俳說焉

什益或問曰生生之具謂之什器什是何物荅曰此名

原起軍戎遂謂天下通稱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一
什之內共有器物若干皆是人之所須不可造次而廢
者或稱什物猶今軍行成役工匠之屬十人爲火一火
內共畜器物謂之火幕調度耳
孫或問曰今之戎獸皮可爲褥者古號何獸何以謂之
戎荅曰按許氏說文解字曰夔貪獸也李登聲類音人
周反字或作猱詩云無教猱升木毛傳云猱屬也箋云
猱之性善登木爾雅云猱蝮善援郭景純注曰便攀援
也爾雅又云蒙頰猱狀郭注云卽蒙貴也狀似蝮而小
紫黑色猱亦獼猴類耳按郭此說蓋蒙頰爲獸狀似猱

又上林賦云蝮猱飛蠋蝮蝮猱左思吳都賦云射猱
猱劉逵注云猱似猴而長尾等據諸說驗其形狀戎卽
猱也此字既有柔音俗語變訛謂之戎耳猶今之香菜
謂之香戎今謂猱別造猱字蓋穿鑿不經于義無取
絢或問曰蒲州盛酒埒謂蒲絢何也荅曰此埒旣從遠
來運致非易恐其破損故以蒲索纏之按爾雅云絢絞
也詩云宵爾索絢卽是其義此埒爲加蒲索故謂之蒲
絢爾
地或問曰今俗重沓布物一兩次謂之一曳兩曳何也
荅曰許氏說文解字云地重次第物也字林音戈豉反

此則與今所道相當又詩云葛之覃兮施於中谷莫莫
葛藟施于條枚義兼訓移音亦爲馳蓋爲延福字疑其
上亦重次第之意焉蓋假借施字爲之耳司馬相如上
林賦曰馳工陵亦其義也俗音訛舛故轉爲曳亦猶輕
易之易鄙俗或爲曳音究其根本當言一馳兩馳今語
亦有此作俗音者

跌或問曰今山東俗謂伏地爲跌何也荅曰跌者俯也
按張楫古今字詁云頰府今俯倪也許氏說文解字曰
頰低頭也太史卜書頰仰字如此斯則呼俯音訛故爲
跌耳

俾問曰俗謂聽之使去爲不使何也荅曰按爾雅云俾
使也書云有能俾又詩云俾爾戩穀之類是也故俗云
俾使疾之口音訛若云不使爾

底問曰俗謂何物爲底兒底義何訓荅曰此本言何

等物其後遂省何但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不

轉音丁兒反按玉篇等字下有左太冲吳都賦云啖

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厥隆興等蓋其證也今吳越

之人呼齊等皆爲丁兒反應璩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篚

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此言譏其用何等才

學見歎譽而爲官乎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

今人不詳根本乃作底字非也

剛扛或問曰吳楚之俗謂相對舉物爲剛有舊語否荅曰扛舉也音江字或作舡史記云項羽力能扛鼎張平子西京賦云烏獲扛鼎並是也彼俗音訛故謂扛爲剛耳既不知其義乃有造捌字者固爲穿鑿也

欠問曰今人謂物少不充爲欠義何所取荅曰許氏說文解字云歎食不滿也李登聲類呂忱字林並音口感反今爲欠者本爲歎耳

木鍾或問曰今所謂木鍾者於義何取字當云何荅曰本呼木章音訛遂爲鍾耳古謂大木爲章故漢書云貨

殖傳云千章之萩謂萩木千枚也其將作屬官有圭章署掌材木又古謂舅姑爲姑章今俗亦呼爲姑鍾益知章音皆轉爲鍾

若柯問曰俗謂如許物爲若柯何也荅曰若干謂且數也禮云始服衣若干尺矣班書云百加若干並是其義

平音訛變故云若柯也揚問曰俗呼姓楊者往往爲盈音有何依據荅曰按晉灼漢書音義反楊暉爲由嬰如此則知楊姓舊有盈音蓋是當時方俗未可非也

椎問曰關中俗謂髮落頭禿爲椎何也荅曰按許氏說

文解字云鬢髮墮也呂氏字林玉篇唐韻並直垂反唐韻疑非出於師古今俗呼鬢音訛故為椎耳

鐵問曰今官曹文案於紙縫上署記謂之款縫者何也
荅曰此語言元出魏晉律令字林本作鐵刻也古未有
紙之時所有簿領皆用簡牘其編連之處恐有改動故
於縫上刻記之承前已來呼為鐵縫今於紙縫上署名
猶取舊語呼為鐵縫耳此義與款不同不當單作款字
耳音音

埒問曰今俗監檢田畝知其所獲惣計大數謂之埒田
而官文書乃作耒字其義定何訓解荅曰此謂程試頃

畝束數以知斛斗多少舉其大故謂之率而率字有律
音俗語訛替因謂之埒耳字當作率音宜為律力筆今反
人不詳本意為其語涉田農故用耒耜之字非也

聆問曰今俗買瓦器以枚敲之知其全破善惡謂之為
聆此義何也荅曰案說文解字云聆聽也聲類音力丁
反班孟堅幽通賦云妣聆呱而劾石左太冲魏都賦云
二羸之所曾聆是也瓦破壞者聲嘶惡須一一擊而聽
之故呼聆瓦耳字當作聆也

誼議或問誼議二字今人讀為宜音得通否荅曰書云
無偏無陂遵王之誼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云或湛樂

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爲故知並有
宜音
名字或問曰今人或稱字而不稱名其故何也荅曰名
以正體字以表德禮云子生三月父始孩而名之男子
二十冠而字故知先名而後字也又云父前子名君前
臣名子於父母則自名據此益知常所稱者是名非舉
字也孔子大聖言必稱名且聞有國有家者且亦恥之
且未達不如且之好學也此蓋與弟子等言未有稱仲
尼者其七十弟子及春秋卿大夫固並稱名亦不可勝
載至如漢高祖之潛豐沛人皆謂之劉季項羽之都彭

城舉俗呼爲項羽若其自稱則云今邦之業所就孰與
仲多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爰種益兄說其季父益云
絲能曰飲霍顯令淳于衍殺許后云我亦欲報少君此
皆舉字以相崇尚名則其自稱也歷觀古人通人高士
言辭著於篇籍筆跡存乎紙素在身自述必皆稱名他
人褒美則相呼字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不
言諱字也王父字或以爲族不得用名也考諸典故稱
名爲是何故又或謂諱事神名終將諱之不
復名問曰人或復名單稱者於理云何荅曰復名單
稱乃是流俗之事苟逐便易不思立名本旨且依禮文

二名不偏諱今若偏舉安得不諱乎若嫌二名頗多則
舉俗皆須為單名矣至若伯陵稱陵季削稱削雖少一
字義或可通又如長壽稱壽延年稱年求其本義已有
所失乃有無恤稱恤不違稱違去病稱病棄疾稱疾白
黑相反更相戲弄隋大業中出勅斷單稱復名深得物
理而委巷之徒不曉其意便謂朝廷禁止單名其幼少
已來不為復名者輒更加增以為順旨曾莫之悟唐初
名而單字當是緣
此反以幼名為字
或問曰今為小羊未成為旋音祥子何也荅曰按呂
氏字林云獬音選未辟羊也今言旋者蓋語訛耳當意

獬子也

草馬問曰牝馬謂之草馬何也荅曰本以牡馬壯健堪
駕乘及軍戎者皆伏阜瀝芻而養之其牝馬唯充蕃字
不暇服役常牧于草故稱草馬耳淮南子曰夫馬之為
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足而走人不能制高誘曰五尺
已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
澤矣

一名不備... 舉俗皆須為單名矣至若伯陵稱陵季則稱前雖少一字義或可通又如長壽稱壽延年稱年求其本義已有

所失乃有無血稱血不違稱遠去病稱病棄疾稱疾白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不期則...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草謂之...

